金文詁林補十

周法高學

馬

衛鼎乙〈x338〉

師𤸰簋〈x52〉

鄂君啟節 舟節〈x2〉

胤嗣𡳿盜壺〈x288〉

〈x2〉「大司馬△邵(昭)陽敗晉帀(師)于襄陵之歲」〈x2〉「女(如)載馬△牛羊呂(以)出內(入)闗(關)」〈x3〉「大司馬△邵(昭)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歲(歲)」〈x3〉「女(如)馬△、女(如)牛、女(如)德(特)」〈x52〉「𤔲(司)馬△井伯𩔈右師𤸰入門立中廷」〈x52〉「王在周師𤔲(司)馬△宮」〈x98〉「馬△四匹、鋚勒」〈x161〉「父賜余馬△」〈x229〉「𠨘曰：𢘄騣御叔史事遣馬△」〈x288〉「或又(有)晏得𧸑(賢)𤞷(佐)司馬𧵥」〈x288〉「佳(惟)司馬𧵥訢詻戰𢜛(怒)」〈x297〉「志

馬。薛中仲赤目乍作馬寶」〈Q304〉「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

〈Q321〉「嗣馬。共右[illegible]」〈Q336〉「嗣司馬。單旟旗」〈Q337〉「嗣司馬。頌人邦

〈Q338〉「我令顏顏陳大馬。兩」〈Q339〉「易錫女汝馬。乘」〈Q424〉「王才

在」師嗣馬宮大室」

師𡘋父鼎 <2467>
駒盉 <2450>
乙 <8338> 衛鼎

白川靜曰：王初執駒于㡿，匋郭氏以本器銘文中所言乃有關當時之馬政之貴重資料，對詩白駒篇之解釋大有啟發，而論當時之馬政對白駒篇加上今釋等，而展開詳細討論。其說曰言初當是王即位未久，執駒當是一種典禮，古時候王者有考牧簡畜的制度，小雅無羊毛詩序謂宣王考牧也。彼詩雖只言牛羊，但在周禮則主馬政者有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等職。校人和廋人均有執駒之明文。校人云春祭馬祖，執駒。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鄭玄云：執猶拘也，中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後鄭訓執為拘。今於盠馬尊銘文得其佳證

尊器文作執而蓋文作𢇍金文執訊折首訊字作𠾱此从句當是聲則𢇍蓋古拘字也尊銘言王親自參加執駒之禮可見古代重視馬政蓋馬之爲物其價甚昂據曶鼎銘奴隸五人始抵匹馬束絲即在漢初據史記貨殖列傳馬價亦高於人價

在此有小雅白駒一詩可以獲得正確的解釋原文譯文从略

這首詩分明是中春通淫行執駒之禮時的戀詩決不是詩序所說大夫刺宣王對白駒而縶之維之即此尊銘所謂執駒或拘駒詩中言爾公爾侯正表明公侯也參預典禮牧場裏是會有女子的伊人可能是公侯的僕從或者同來的公子之類

魯頌有駉駉牡馬和有駜有駜兩詩我看毫無疑問也是中春通淫時的頌詩但中春通淫和本銘的時令不合本銘言王十又二月乃周正在夏正則為十月是在秋末冬初據此可見春秋都可行執駒之禮管子山至數篇春秋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儀大夫幽其列民幽其門牛馬是可以二季交配的故本名之出既可證明周禮之有據又可證明周禮之晚出周禮校人四季均有馬祭但執駒僅限於春則出於後世所調整據有經驗者言秋季交配其育不旺

其說執拘之禮雖極詳然以之解詩之白駒者誤也關於白駒篇之性質嘗已論之（稿本詩經研究通論第八章三又解釋篇第四二六頁）又關於與周禮校人等職聯結而解釋此器銘亦尚有不少問題

關於執駒郭氏采用後鄭之說以為中春通淫之時為恐弱駒

之匹乘傷之故拘執之然器銘記以騊駼賜蓋此明為謂馬祭頌馬之禮者也郭氏所云之執騊不過校人等之職事不應會集諸侯有位而行之者也今為考察器銘中之馬祭頌馬之禮姑舉列周禮之有關諸職之文

校人　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

牧師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

廋人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

圉師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始牧夏庌馬冬獻馬

圉人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
陳廄馬亦如之

所謂中春通淫者蓋或謂佚牧之事也然本來一廄居四馬一
特故特別行執駒而救弱駒于匹乘之說難以入信執駒之事
在校人則在春祭馬祖之時又在廋人則於祭閑之先牧時行
之者也通淫之事為不同之事也

今以校人廋人之文考之則執駒乃作為祭禮之一種禮儀而
行之者也詩白駒首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于焉逍
遙

所謂伊人亦見于秦風蒹葭謂祭神之水神也此處亦當指神

人者也白馬白駒爲客神之所乘者周頌有客控縶于乘白馬而來之客神而歌縶馬之禮

若以白駒白馬爲用于祭祀則頌馬獻馬之事亦應與祭事有關周禮中所謂執駒者謂牽陳之事也以之爲中春通淫之事不僅與銘文之季節不合亦與銘文中言賜馬之事無關係下文言賜馬而之事即校人之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又圉人之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者也毛爲擇毛之義尊有伯懋白馬每黃髮微大鼎謂賜騶卅二匹此器銘所言亦即所謂頒馬之事也當爲用于祭事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二四—三二七頁一〇二盠駒尊林潔明譯（9150）

<X98>「駒。」「駒車奉較」（X3387）「王才在周駒宮」（X3027）「南中仲邦父命令駒〈毁即遣諸侯侯達師高人〉」（X3027）「駒父其萬年永用多休

」<X5467>「王初執駒于廄」<X5467>「駒易錫兩」<X5477>「王騤駒廄」<X5477>

「易錫盠駒。」<X5482>「王騤駒吾」<X5487>「易錫盠駒。」

騅

1287A

騅

盠駒尊蓋一 <X547>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七八頁古文字類編一九四頁騅字下收盠駒尊蓋今據補說文卷十上馬部騅馬蒼黑雜毛从馬隹聲職追切按盠駒尊已見金文詁林<2150>蓋亦附見補編誤重收但騅字則金文編未收

<X547>

騅子

1288A 騎

𩣡

騎

騎口馬節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七九頁騎字下收騎口馬節，今據補。說文卷十上馬部：「騎，跨馬也。从馬奇聲。」渠羈切。

3083

2639a (10~1288A)

騳

庚壺 <283>

<文116> 「伯騳父作姬淪媵盤」

<文119> 「魯宰騳父作姬□媵鬲」

<文401>

伯騳父作姬淪媵盤」

薦 鄭登伯鬲 (0714)

叔朕簠 (1443)

白川靜曰：說文：「薦，獸之所食艸。从廌从艸。古者神人以廌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積古所收之金文中有其字，从廾，句讀以為與石鼓之字同形，然並非奉艸之禮，謂用薦為奉薦之字者，乃薦聲之假借也云。金文中奉薦之字作薦，又从茻形作。鄭登伯鬲「作叔□薦鬲」，叔朕簠「叔朕擇其吉金，自作薦簠」，因資鋍「諸侯留薦吉金，用作孝武趄公祭器鋍」等，皆謂用於祀祖考之器。字从艸或从茻者，非薦之食草之意，乃以草席苞苴之之意，薦牲于神之意也。故薦蓋為字之本義，如詩大雅雲漢「饑饉薦臻」，用為荐之義者，音之假借耳。

廣義校訂曰

廌獸名獸以艸食即藉艸以居故以為薦居字因之薦有藉義凡進獻之物必有所藉如藉用白茅之類故又為舉也進也

然將牲白茅包束之者字之初義也廌為鹿等之側視之形不一定是用於裁判之解廌之義即可視為死鹿之象詩召南野有死麕有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第一章又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第二章之歌者蓋以其俗為背景者也……

薦蓋為包苴其牲體而薦者又未加調羹者亦曰薦周禮籩人薦羞之實注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謂薦羞之別又庖人之注亦曰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為羞穀梁傳桓八年注無

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左傳昭十五年薦彝器于王蓋為與飲食之區別者也又亦用為艸居之義左傳襄四年戎狄荐居即其意也文源以在艸中之物為人曰

薦象人形上象首下象身及臂脛从茻象人卧草中形

亦為以荐居之義而說之者也然與字形不合薦席本為置獸牲者也說文新義卷十上二〇一五頁又二〇一六－二〇一七頁林潔明譯

𢿣[a] 盂鼎 法保先王〈0676〉

𢿣[b] 大盂鼎 又乃勿法朕命 經典以廢為之〈0676〉

𢿣 中山王嚳壺〈2466〉 屠聲

𢿣 恒簋蓋〈2301〉

a,b 白川靜曰𢿣在金文中大抵皆用為廢之義下文亦有盂若苟乃正勿𢿣朕命之語王氏曰

𢿣讀為廢廢大也詩小雅廢為殘賊釋詁廢大也

以𢿣保訓為大保也然若微諸大克鼎肆克龔保厥辟龔王叔向父𣪘奠保我邦我家毛公鼎臨保我有周等語例則𢿣保亦

應是二字連文之語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五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加藤常賢曰法

𢿣 文金 文篆 文篆 文古

首先必須說明金文之第四第五兩字容庚金文編收入附錄余以為乃法字故載錄于此

字形說文將此字分析為从廌及去及水水為平之意廌解豸獸觸不直者而去之之意也殆以為會意之字也此種意義能否成為文字雖為許慎之說然只是附合法字之通用義而牽強為說也

首先說文以為廌為解廌極特殊之動物之名也誠然文獻中有解廌之動物相傳在訴訟之時觸不正者而判別曲直然解廌之形象為豸則無正面的證據不僅如此解廌之獸或謂為似牛之獨角獸(神異經)又或謂乃獨角之羊(論衡是應篇)或謂乃似鹿之獨角獸(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並無一定故以如此傳說紛紜之獸相當於此象形字首先應冷靜地觀察字形

也

觀此字之頭部則與鹿字之頭部完全相同則張揖曰似鹿之言是也下部之豸與鹿字下部之作ㄑㄑ不同此處則當參考說文之曰似山牛是則是否為頭似鹿體似山牛之動物

故檢說文鹿部有麢字引其全文曰

麢大麋也（依段玉裁校改）牛尾而一角从鹿畺聲麖或从京

更有⿸鹿要字曰

⿸鹿要麢之屬从鹿要省聲

則牛尾而一角者與麢字之解作似山牛一角者指同一物正是頭為鹿而體為牛也

若此推定不誤則灋字應分為水與麢也此麢字即麢又當即麖字也此一情形之麢不須說當然是从鹿去聲之形聲字也

且與盧同為慶薄交切也據以上所論則瀘不應分解為水與
慮與去且慮在此字中全是聲符而非意符可以斷言也換言
之瀘字乃从水盧聲之字
字音唐韻作方之切盧表示此音於是進而考察全文之第四
第五之瀘字作為參攷之字可舉出阹字說文曰
阹依山谷為牛馬圈也从阜去聲
漢書司馬相如傳注
阹獵者圍陣以遮禽獸
又揚雄傳有
遮禽獸之圍陣也
則去聲有圍圈之意在[illegible]字中之囗之形正是圍形而稱為去
聲者也則以盧與[illegible]為同字殆不誤也

以上說明𢊁與廌為同字且廌字亦有水字作[氵廌]則是灋與[氵廌]為同字也從此點言之灋字中之去亦為聲符而知以之為意符者誤也此外說文有薦字作解廌之屬金文有數延毁兩者不僅同字且為𢊁廌之聲轉也此二字又為聲符故從此點亦可見云之當為聲符也又如後所述慶字亦為從心廌聲之形聲字此亦去聲之聲轉之字也

現進入討論形聲字之灋或[氵廌]之意義為何之問題首先此字從水當是與水有關之意而且余以為以說文為首多數之注釋家之以水字為水平之意者誤也乃過於牽合法字之後起義而生者也

檢視金文中之灋字之用例則有

勿灋朕命（盂鼎師酉敦善夫克鼎師嫠敦伯晨鼎）

瀼保先王（孟鼎）

週友里君（史頌敦史頌鼎）

勿瀼朕命讀為勿廢朕命然亦可讀作勿去朕命瀼保亦可讀為夾輔週友則當讀為朋友總之必須注意並無一字用作法之後世之法制之意義者也

如此則求旁單單解為求亦可理解也

其次作為聲符之廌聲究表示何義此廌字在廌字為畫或京為聲符則在廌字去為聲符今在考察瀼字時亦可以去為聲符也此即法字作為別字存在而成為通用字之理由也故知說文在瀼字條其對廌之義之說明乃誤也則為探求廌聲所表示之意義亦即探求去聲所表示之意義也

探求去聲所表示之意義之線索為在廌字用為聲符之畫字

此字乃田與田之境界之意也又圍字中之象形兼聲符之□
此乃圍之古字其義爲包圍
字義圍之而不使水流去之意也爲防止水之流去而圍者隄
也防也四周有隄防者池澤也从所以防止水之決出而觀之
用去字尤爲恰切圍以隄防之池之水正是水平者也
从音方面言之則關于去之音乃从拒止水而來因爲防水者
必爲隄防也隄防之防或作坊在此方面亦爲方之切去音與
方伐切亦爲相轉之音也方與法一聲之轉也灋或廢之解作
廢亦表示此一聲轉之關係此一意義之字在後世成爲通用
義之法制之義不外是引申義而已後漢書虞翻傳有法禁者
俗之隄防正足以表示此義
據此灋字乃从水(意符)廌聲(聲符)之形聲字也(漢字之起源七

六五一七六七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灋，廢也。在卜筮之裁判中將負載汚物之廌與其人及載書（去字之形）一同投之於水，以此表示祓除之象，故有廢之義。（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七五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張政烺曰：《說文》灋字从水廌去會意，此改从居，蓋以去灋音不同，改以居為聲符。按《史記·貨殖傳》等書言中山國承商紂淫地餘民，習於淫樂飲酒。《呂氏春秋·先識覽》「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此言可法可尚，蓋王嚳欲以法節制飲酒。（古文字研究第二一〇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可灋(法)可尚」）<2286>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上廌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金，古文。』方乏切。卷十二上戶部：『𢨋，閉也。从戶，劫省聲。』口盍切。」

〈X286〉「可灋（法）法可尚」

〈X301〉「夙夕勿灋（廢）朕令」

麗 取盧匜〈小校〉

師旗簋 甲〈221〉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八二頁、古文字類編二〇四頁麗字下收師旗簋，今據補。』

郭鼎堂曰『麗般者鞶厲也。禮記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緣飾之，則是鞶裂。小雅都人士垂帶而厲，鄭玄箋云：而厲如鞶厲也，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疏云：如鞶厲者，如桓二年左傳云：鞶厲游纓也。說文以鞶為大帶，賈逵、服虔、杜預解左傳鞶厲，亦以為大帶之垂者。如鄭玄說，則鞶如今少數民族之荷包，掛於肩而垂之，有緣飾。漢民族舊時之荷包，則懸于帶而垂之，此殆後世之轉變，揆其初殆亦掛于肩。麗厲同音，故知麗般，即為鞶厲（花荷包）。麗古有

成雙作對之義，成雙作對亦含判裂之意，如解麗為美麗，意亦可通，但此當是後來引伸之義，有緣飾之麗鑿美觀，故麗字引伸而為美也。（考古學報一九六一年第一期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彙釋，師旋毁甲）

<824>

「麗。般（轚）」

𤎅 𤎅
衛鼎乙
⟨2338⟩

唐蘭曰：原作金𤎅，𤎅通鑣，說文：鑣，馬銜也。就是馬嚼子。金鑣是用銅做的。（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2338⟩

⟨2338⟩「金𤎅 鑣 [illegible]」

麀
衛盉
〈9331〉

唐蘭曰「原作麀來麀字下似从乙未詳當是鹿屬（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9336〉

〈9336〉
「麀桒祇兩」

[illegible] a

[illegible] 說文所無

遣小子簋 <183>

赤塚忠曰：[illegible]究為何字不能確定卜辭有

癸丑卜在[illegible]貞王旬亡畎在六月王遘于[illegible]（前二・四八）

有如[illegible]（上[illegible]）之字此為殷末巡遊之地名之一於此文意不適

切此處與下文之丁未之煮相對當是動詞以字之結構之相

近而觀之則為[illegible]字恐即用如[illegible]即盛酒于器之意或與下記

之醜同義也歟（殷金文考釋第一六頁）如其自第二林潔明譯

<2721>

參閱附錄下3371號

<1183>

「趞小子𩛥以其友作醽▲男王姬䵼彝」

1305

遣 秦子矛〈3147〉

者陳曼簠 不敢逸康〈4596〉

胤嗣𡚱壺〈9288〉

〈9288〉「隱差逸先王」

1305A 萈

萈 ·萈

壽春鼎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八四頁萈字下收壽春鼎，今據補。

說文卷十上萈部：「萈，山羊細角者。从兔足，苜聲。……讀若丸。寬字从此。」胡官切。

犬

貝集4037 犬

〈又6〉

「犬△魚」

1306A 獵

獵 亂嗣哥盜壺

「茅苗蘡葸細田獵」〈又488〉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上犬部：「獵，放獵逐禽也。从犬，巤聲。良涉切。」

〈又2889〉「茅苗蘡葸細田獵」

獻 甗 說文作甗從犬 獸簋

献侯鼎〈0590〉 作甗 作父癸甗〈0718〉 〈0290〉

「仲伐父作姬尚母旅獻」〈0917〉「作寶獻」〈2135〉「廿一年寺工

獻」〈1016〉工上造但」〈2151〉「令命女汝官嗣司飲飲獻人于竟」〈2168〉「寶

甗」〈2276〉「隹曾子中謱用其吉金自作旅獻」〈2905〉「肆余目以饙

義士獻民」〈0362〉「季厥獻季厥服」〈2397〉「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

但」〈2077〉「叔中仲雩父作旅甗」〈2098〉「用獻用酌」〈2157〉「寶甗」

狄[a]

狄 戰狄鐘〈0032〉

狄[b] 㝬伯簋 克狄淮夷 与詩抑用遏蛮方之逷同 說文作逖〈1446〉

狄 史墻盤〈0309〉

唐蘭曰「狄虘遠祖，詩瞻印傳『狄，遠』與逖通，虘通且，退和置的籀文並从虘，其例甚多，借為祖」（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不巩肇狄虘祖」〈0309〉

戴家祥曰「狄當讀惕，說文『惕或从狄作悐』，國語周語『夫見亂而不惕，所殘必多』，韋昭注『惕，惕然恐懼也』，徐中舒讀至狄虘為句，讀即國語晉語之翟柤，非是」（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六頁「墻盤銘文通釋」）「永不巩，恐狄惕」〈0309〉

裘錫圭「狄與伐相對，應該跟曾伯霥簠「克狄淮夷」的狄字一樣，讀為逖，是驅除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六頁史墻

盤銘解釋「狄逖虘光」〈2309〉

李學勤曰「狄虘如徐中舒所指出，國語晉語一作翟柤，韋昭解「翟柤國民也」，是被晉獻公攻克的狄人方國。這一句是說武王左右賢人遠征翟柤之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吮民永不巩狄虘」〈2309〉

周法高曰「徐中舒讀「狄虘」為國語晉語之「翟柤」，李學勤从之，是也。唐蘭、裘錫圭、戴家祥之說均非。參卷五0628虘字條」

陳邦懷曰「此銘的曹伯狄，文獻作曹伯赤，屬於聲近假借。春秋莊公二十四年云「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杜注云「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此銘風字即春秋時之宿國」（文物一九八0年第五期六七頁曹伯狄簋考釋）〈2542〉

<2397>「不丕玑畢狄。盧祖」<2542>「朁曹白伯狄。乍作夙凤奴風公尊毁」

猷 克鼎〈0675〉 史牆盤〈9309〉 猷簋〈9290〉 中山王嚳鼎〈9287〉 王孫誥鐘

徐中舒曰「猷與猶並从犬酋聲。古文正不別。當是一字。猶若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遠猷匔心」〈9309〉）

李學勤曰「遠」詩「鴛鴦」注「猶久也」。「猷」用法與以字同。書盤庚中「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釋詁」古猷以通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四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遠猷匔心子𠭰」〈9309〉）

周法高曰「唐蘭語譯『遠猷』為『遠大規畫』是也。徐中舒解猷為若。李學勤解作以。皆非。唐蘭以『遠猷』屬上句讀。亦非。當從裘錫圭

說」

裘錫圭曰「遠猷腹心，意思說乙祖給君王出主意時貴得遠是君王的腹心之臣」（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九頁史墻盤銘解釋）「遠猷匍腹心」〈2309〉

「猶規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2840〉「害皇童專宇訏慕謨遠猷」〈2837〉「惠乙且朿匹氒辟遠猷」

[glyph][a] [glyph][b]

[glyph]

王甴尊 <2114>

于省吾曰「甲骨文𤟎字作[glyph]、[glyph]、[glyph]或[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glyph]等形。郭沫若釋䶒（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一一〇），徐中舒釋丽（耒耜考），唐蘭謂「當是猒及然之本字」（天考八一）。按以上各說均不可據。甲骨文以𤟎字為地名……甲骨文𤟎字上部多从二耒，偶有从三耒或一耒者；下部多从二犬，偶有从一犬者。其从耒从犬的意義為舊所不解。其實，𤟎字之从耒从犬，和古文器字之从口从犬同義。……商器父丁隮：「王由攸田𤟎，作父丁隮。況（瀼）。」𤟎字作[glyph]，下从三犬，金文編誤分耕猋為兩个字。攸和𤟎均為地名。這是說，王由攸往畋于𤟎。

東周器者盜鐘的「𪊓于我霝龠」，𪊓字右上从刀，刀也是農具。叔弓鎛的「龢𤞷而九事」，𤞷字下从一犬从言。言音二字金文同用。其本義是因為鐘為音樂之器。晚周秦公鐘的「𪊓龢萬民」，𪊓字與者盜鐘形同。宋代有關金文典籍均直接釋𪊓或𤞷為協，而從無解說。今專就以上三个鐘銘的詞義來看，釋為「協于我霝龠」，「龢協而九事」，「協龢萬民」，當然是很恰當的。龢古和字。這與爾雅釋詁的「協，和也」，國語周語的「和協輯睦」、書堯典的「協和萬邦」，可以互證。但是，舊說脫離文字的構形而以為合乎音義，所謂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均以𤞷或𤞷為地名，則無義可說。而東周以來的金文以𪊓或𤞷為龢協之協，可見𪊓𤞷與協乃古今字。

以說文為例，則甲骨文⿱秝犾字應解作：「⿱秝犾，協也，从二禾二犬，犬以守禾。秝亦聲。⿱劦犬，⿱秝犾或从劦从一犬。」是⿱秝犾字屬于會意兼形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五三——二五六——二五八頁釋⿱秝犾）

參附錄上252 [illegible] 字係于省吾說

1318A

𤜣 㹜

讀為舉，說文所無。

中山王䚄壺〈2286〉

張政烺曰「㹜，从犬，與聲，字書不見。古从犬之字多與田獵有關，或是田獵之一動作，在此讀為舉。《禮記·禮運》『選賢與能』，與字用法同。」（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二頁中山王䚄壺及鼎銘考釋壺銘「㹜賢使能」〈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㹜（舉）』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2286〉「㹜賢使能」

⿰犭左 讀為佐，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壺〈2286〉

胤嗣對蚉壺〈2288〉

張政烺曰：「⿰犭左，从犬，从木，左聲，字書不見，疑是『佐車』之佐字。《周禮·夏官·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玄注：『田路，木路也。田，田獵也』。《禮記·少儀》：『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鄭玄注：『戎獵之副曰佐』。佐車以木為之，故从木，用于田獵，故从犬。在此讀為佐。」（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速使昊〔得〕堅〔賢〕在〔才〕良⿰犭左〔佐〕貫以輔相𠂤〔厥〕身」〈2286〉

趙誠曰：「⿰犭左，从犬从木左聲，此用為佐。『使得賢材良佐貫』，與另一個圓壺所說『得賢佐司馬貫』意同。這裏的意思是由於上天保佑，因而得到了貫這個賢臣。」（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速（使）昊（得）堅（賢）在（材）良⿰犭左（佐）貫」〈2286〉

張政烺曰：「𤝔，从犬，左声，字書不見。《周禮．司馬．田僕》：「掌佐車之政。」《禮記．少儀》：「佐車則否」，鄭玄注：「戎獵之副曰佐」。古代有関田獵之字多从犬（朱駿声曾言之。此壺田字即从犬），𤝔蓋佐車之佐，假為輔佐之佐。蔡侯盤「肇𤝔天子」，蔡侯鐘「𤝔右楚王」，𤝔亦佐車之佐，而與此倫意不同。」（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三七頁中山國胤嗣𡥈蚉壺釋文）

「或又旻得賢𤝔佐司馬賈」〈2288〉

「速使旻得賢在才良𤝔佐賈以輔相𠂤厥身」〈2286〉「以𤝔左〈2281〉右𠂤厥闢辟」〈2286〉「受賃任𤝔佐邦」〈2287〉「以𤝔左右寡人」〈2288〉「或又旻得賢𤝔佐司馬賈」

（古文字字形） 歍 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鼎〈9287〉

張政烺曰：「歍，疑讀為聿。」（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二七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鼎銘「天其有歍于丝（茲）厥邦」〈9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此句疑當讀為『天其有刑，粤在厥邦』。刑，法也。粤與粤通，語氣詞。」（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9287〉

〈9287〉「天其有歍于丝（茲）厥邦」

獄[a] 獄 魯侯獄鬲

史記魯世家作熙〈07[illegible]〉

獄 史墻盤〈又309〉

a 白川靜曰魯侯下一字說文作獄司空也玉篇訓作伺也陳氏以之為魯煬公熙之名曰

熙與此字同一聲符魯世家曰魯公伯禽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為煬公……六年卒索隱云熙一作怡熙與怡怡與伺古音相同此器的魯公是煬公熙熙是考公之弟而伯禽之子故此銘的文考魯公乃指魯伯禽作彝以將其文考則在伯禽已卒之後

魯之列世中與此名號最相近者煬公熙之外別無他人器之時期亦相應伯禽被認為是沒于康王之後半期又煬公之在位一如後述為六十年故其時期殆自康末及於昭初也（金文

通釋第十五輯 二一三頁 七七 魯侯熙鬲 林潔明 譔 〈0735〉

唐蘭曰「獄通熙。魯侯獄鬲即史記魯煬公熙。書堯典「熙帝之載」史記五帝本紀作「美堯之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 史墻盤「亟獄熙 逗桓慕」譔）〈0309〉

裘錫圭曰「亟古訓敬。獄似當讀為熙。是發揚光大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亟獄逗慕」）〈0309〉

徐中舒曰「獄从兩犬臣聲，當讀為熙。史記魯世家魯煬公名熙，而魯侯獄鬲則作獄，此即獄熙通用之證。熙，喜也。逗盤桓也言其遠。「亟獄逗慕」言迩者喜而遠者慕」（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亟獄趄慕」）〈0309〉

李學勤曰：「獄，讀爲熙。劫掠〔法高按：日本松丸道雄翻印，鬲銘改名「簋」，同青銅器分類圖錄〕魯侯獄即魯煬公熙。熙的意思是和樂。」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亞獄逗慕）〈3309〉

戴家祥曰：「獄字从狀从爪。說文：狀，兩犬相齧也。唐韻語斤切。在比當讀爲斤。周頌執競：斤斤其明。毛傳：斤斤，明察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亞獄斤逗桓慕」）〈3309〉

周法高曰：「史墻盤獄字，諸家讀爲熙是也。戴家祥釋獄，非也。」

〈3309〉「亞根獄熙逗桓慕頌」

鼠 从鼠一聲，讀為一。說文所無

[古文字形] 中山王嚳壺〈Q2867〉

張政烺曰「鼠，从鼠，一聲，字書不見，在此讀為一。一夫古書中常見。」（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曾亾鼠夫之救」）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八三頁遂字下收中山王壺此字，並云『用為一夫之一』」

趙誠曰「鼠字从鼠一聲，借為一。一夫為古書常語。」（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曾亡（無）鼠（一）夫之救（救）」）〈Q2867〉

〈Q2867〉「曾亡鼠夫之救」

能 a 沈子簋 <1311>

d 毛公鼎 <840>

哀成叔鼎

中山王譽鼎 <2287>

加藤常賢曰能 㠯 䏌 金文 㠯 䏌 篆文

字形說文以為足似鹿从肉㠯聲之字余以為乃从㠯(象形)旨聲之形聲字也首先說明旨字觀金文之字形則䏌之金文(參考䏌字條)作蝸其中之旨與旨同字此字除去女字亦為从㠯(蝸牛之象形)旨聲之字也旨為聲符也旨字之月在金文與在肰(肰)字相同為耒之形也㠯常然是㠯字此又為耜之形也㠯在䏌字之情形乃表示䏌之意之意符同時亦為音符也則單在能字之情形亦不應成為問題也

故能字之情形旨為聲符如說文之解釋㠯亦可視為聲符然

不如說是能之有聲方是根本

字音奴登切，有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黷黷，說文作深黑也，故為深黑之意

字義此字之義含動物之形體與深黑之意則當是其後通用之熊也。徐灝曰：

能古熊字也。夏小正：能羆則穴者，熊羆也，羆之古文作䍿从能亦其証也（段注箋）

所言是也。能奴登切之音乃能聲之轉，故本來之音為 ər，nər 轉而為熊音而為奴登切也。（漢字之起源三十五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能，疑是罷字之誤（未寫完全）。說文网部「罷，遣有罪也，从网能」論語子罕「欲罷不能」皇侃疏「罷，罷身也」，蒼頡篇「罷，嬾也」。

句讀爲甚（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十三頁裘錫圭釋文「勿或能句）

（文286）「舉與賢速使能」（文286）「進賢散措能」，（文287）「其隹誰能之」（文288）「下能寍處」

[甲骨文字形] [燹頁] 楊樹達釋燹若豩與[燹頁]為一字 [燹頁]盨〈1476〉

[金文字形] 衛盉〈2336〉

周法高曰「衛盉『燹趞衛小子𦞂逆者其鄉(饗)衛』燹為人名唐蘭語譯為『燹(音險)扶衛小子口、迎接的人舉行宴會』(見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王玉貞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以燹趞為一人」

〈2336〉「燹趞」

〈2337〉「燹[illegible]」

1324 燓

a 𤎩

𥅀 然

者減鐘〈0047〉

𤈦 中山王嚳鼎「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0287〉

〈0287〉「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

燔

燔 新郪虎符〈文52〉

燔 秦國杜虎符〈又500〉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上火部：『燔，爇也。从火，番聲。』附袁切。校錄云：「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作燒也。玉篇亦訓燒。」說文詁林燔字下引初版金文編：『[illegible] 燔，从火从鼎省，鼎古番字。吳東發說。執膰以祭謂之燔。無叀鼎「燔于圖室」。』按：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冊二九八頁無叀鼎「述于圖室」。兩考一五一頁作「述遂于圖室」。可見容氏已自知其誤而刪去此條，蓋容氏於初版金文編從說文古籀補之說而致誤也。古文字字形表三九一頁燔字下收戰國秦虎符，今據補。（訂〈又500〉）」

〈又500〉「燔△燧之事」

〈文52〉「燔△燧事」

煣 或作[火要]

衛鼎乙〈又338〉

唐蘭曰「原作[火要]，率貢[火要]是煣字，專于要就是柔字，此處當通鞣。是制成的柔軟的皮革。車具中貢鞁都聯起來說，這裏的貢字疑只是裝飾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又338〉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上火部『煣，屈申木也。从火柔，柔亦聲。人久切。卷十四上車部『鞣，車网也。从車柔聲。人久切。段注「車网者，輪邊圍繞如网然」。」

(2338)「燮琛奉貢韓鑑錄圖軼

573-60

10A

3131

2683 (10-1326A)

燓 燓 段氏改焚
鄂君啟節車節「庚䧙焚」〈文3〉

商承祚曰「庚䧙焚，譚其驤曰：疑即春秋房國，即今河南遂平縣」
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又3〉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上火部「燓，燒田也，从火楙，楙亦聲，附袁切，
段注改爲「焚，燒田也，从火林」，朱駿聲以爲當從段改，按鄂君啟
節正作焚」

〈文3〉
「庚䧙焚」

䎉 照 或作鼦

史墻盤〈X309〉

徐中舒曰「𦒱从炤，與昭同，从攴，與㪤从攴同意，𦒱从攴，則由昭明之昭轉爲照臨之照」（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吳𦒱亡吳）〈X309〉

李學勤曰「鼦讀爲昭」（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吳鼦亡吳）〈X309〉

戴家祥曰「玉篇三二三：照，或體作炤，小雅正月「潛雖伏矣，亦孔之炤」，禮記中庸，炤作昭，大雅抑「昊天孔昭，我生靡樂」，鄭箋訓昭爲明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吳照亡黑吳斁）〈X309〉

周法高曰「𢄒字或當从攴炤聲今姑附於照字下炤字加攴之
現象在其他字中亦可發現裘錫圭曰「弓字比較原始的寫法
顯然象弓弦被撥後不斷顫動之形敬應該是弓的繁體加攴
旁大概是爲了使撥動弓弦之意表示得更明白些古文字中
作字也可以寫作𢼊看孫詒讓古籀餘論二•二一頁容庚善齋
彝器圖錄考釋三頁甲骨文乍字有時也
寫爲𢼊甲骨文與此同例」中國語文研究第二期裘氏所言亦
編一四六頁」四二頁釋勿發
與加攴有關錄以備參」

〈2309〉「昊燮亡昊」

a 光 麸伯簋〈3342〉 d〈2724〉宰峀 中山王 譽鼎〈2287〉

d 白川靜曰積微居釋光為貺吏即事職事之義也曰光當讀為貺詩小雅彤弓云中心貺之毛傳云貺賜也井侯光厥事麥者事謂職事謂井侯貺職事於麥也說文云事職也國語魯語云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呂氏春秋高義篇云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韋昭高誘注並云事職事也詩小雅雨無正云三事大夫鄭箋釋三事為三公左傳哀公十六年云沈諸梁兼二事杜注釋二事為令尹司馬據此言之光事即後世授職也今語謂有職者為有事謀職者為謀事正合古義守宮尊云周師光守宮事光亦當讀為貺宰峀毀云王光宰峀貝五朋光亦貺也叔夷鐘云敢再拜稽

首曆受君公之錫光錫光即賜貺也佳卣云子光賞貝二朋光賞即貺賞也井侯彝云蔑井侯服雲讀為甸服事義同與此文句意同也

楊說以井侯光厥吏麥與守宮盤之周師光守宮事文例相同以光之目的語為雙賓語然麥彝之辟井侯光厥正吏中不見麥之名此一解釋不能成立若乃指授職之事則無省略受命者之名之理且嚮亦不一定是授職時所行之禮下句緊接記恩賞賜與之事楊氏所舉之光之例皆含有以賜與為寵榮之意與休相同與競卣有白犀父皇競各于官之文例相似是亦與光同義（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一九—六二〇頁六〇麥盉

林潔明譯

赤塚忠曰「子光賞客庚氏以子光爲人名，並正如楊樹達所云宰甫毀銘用光爲既之意，故光既休置古音相同而相通假，从而應以光賞爲既賞之意之熟語也」（殷金文考釋四八頁以子畜卣林潔明譯）

a 白川靜曰「光父乙」吳其昌以爲即潛夫論志氏姓篇中所見之姞姓之光氏，因乃文考之父乙，即獻白之祖考也云。金文世族譜二三六

然乃甚爲牽強之說，郭氏謂「當是作朕文考父乙光，文誤倒」云不過殷器數字之銘刻之器中「作父辛」「作父己」等以考之名作結者甚多，見不少定爲誤倒者也。且因幾無「某作文考之文」倒故可視「作」之語法功能至「父乙」爲止，光爲父乙之修飾語者許

言之則有如令彝中「敢追明公賞于父丁用光父丁」之表現也」

（金文通釋第九輯五一〇—五一一頁 四九 獻設 林潔明譯）<937>

<X205>「攻敔王夰。光自作用鐱劍」<0286>「以明閞辟光。」<0287>「忘恐

隕社稷之光。」<0309>「桼齊角𩰫熾光。」<0330>「用□光。𢦔身」<0333>

「擠角𩰫光。」<0333>「用□光。𢦔身」

[古文字形] 史牆盤〈N307〉

龔 [古文字形] 興鐘戊組

[古文字形]「𪒠角龔光」〈N333〉

唐蘭曰「龔从獎戠聲，獎象人用雙手戴皿，冀象人雙手戴甾，當是一字，此當借為熾，說文『熾，盛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齊角龔熾光」〈N309〉）

裘錫圭曰「龔光、龔字似是冀字加注戠聲而成，疑當讀為熾，熾光就是昌熾有光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〇頁史墻盤銘解釋「𪒠角龔光」〈N309〉）

李學勤曰「第三字下半所从的異見于卜辭，中國古代青銅器選25，北平琉璃河所出堇鼎有龔字，即說文飴字籀文𩚬，與本銘

此字从戠聲當讀為熾詩六月傳「盛也」熾光其義應同于古書中的顯光耿光（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櫅角戴光」）〈2309〉

戴家祥曰「第三字从𢦏从戠似熾字齊角熾光猶云並耀光芒、（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六頁墻盤銘文通釋「櫅齊角戴熾光」）〈2309〉

周法高曰「諸家讀戴為熾是也李學勤所舉堇鼎〈2472〉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二七頁銘文云「匽侯命堇饎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賞堇貝用作太子癸寶尊彝」二十六字說文卷十上火部「熾、盛也从火戠聲𢦏古文熾」昌志切古文字類編五〇八

頁檝字下收牆盤及瘐鐘古文字字形表三九四頁檝字下收

牆盤乙

〈2309〉「桒肯角龔△檝光」

〈2333〉「榜角龔△光」

[glyph]

熙 不从大

齊侯鎛 熙字重見

[glyph]

戰國 銅戈

[glyph]

高奴 權

周法高白古文字字形表三九四頁熙字下收戰國銅戈及高奴權，今據補。

參卷十二 5726 配字條。

〈9236〉「王三年奠令韓熙右庫工币史狄冶口」

滕[a] 說文形旁 春秋滕侯文王子叔繡之後滕乃滕之訛 滕侯盨⟨1484⟩ 滕[a] 滕虎簋⟨1185⟩ 吾鬲⟨2487⟩

葛樹瀛等曰「應屬於西周滕國之器。滕是武王滅商後其庶弟叔繡的封國。滕國故城在今滕縣西南七公里的東滕城村一帶，莊里村與滕城村相毗鄰」(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八八頁山東滕縣出土西周滕國銅器·吾鬲)⟨24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滕，水超涌也。从水朕聲」徒登切。說文通訓定聲「滕又託名標識字。春秋滕侯，文王子叔繡之後，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又參陳槃春秋大事表譔異三二頁。金文作滕从火朕聲」

⟨2487⟩「吾作滕公寶障彝」

煬　說文所無

中山王礜壺〈2286〉

中山王礜鼎〈2287〉

張政烺曰：煬，从易，亦省聲，易之異體，在此讀為惕。《楚辭·大招》：「魂乎歸徠，不遽惕只。」注：「言飲食醲美，安意遨遊，長無惶遽怵惕之憂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二一四頁「中山王礜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有寒遽煬（惕）」〈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煬（惕）」（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與張說从易亦省聲不同。趙誠亦隸定作「煬（惕）」古文字字形表三九五頁古文字類編五〇六頁煬字下收中山王鼎類編並云說文無，集韻：煬，乾也。

「盜寧有寒遽煬（惕）」〈2287〉「以寒遽煬（惕）之邑慮」〈2286〉

㚇

炎 尊乳为郯 郯氏乃谓当即春秋时郯国之族称 〈㚇簋王炎〉(1377)

唐蘭曰:「據下名尊名卣的銘,知道這個銘裡的白,就是伯懋父,同時也可以說明昭王在伐楚的時候,伯懋父正在炎,炎就是郯,漢書地理志:「東海郡郯,故國,少昊後,盈姓」在現在山東省南部接近江蘇省的地方」(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七四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三下册失令簋」隹王於伐楚白才炎(1377)

穆公鼎〈0659〉

史牆盤〈2309〉

唐蘭曰「䜌道蠡牧鹽右蠡即友鄰。此讀如令。詩「盧令令」說文引作「獜」。爾雅釋詁「令，善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䜌明亞且祖＝祖辛」〈2309〉

裘錫圭曰「䜌明，師𩰫鼎「用刑乃聖祖考隣明，𩰫辟前王」（文物一九七五年八期六一頁）「尹姑鼎」：「穆公聖䜌明□事先王」（九七）「永遺䜌隣」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寫法。陳夢家認為䜌指耳目聰明（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三期一一九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九頁史墻盤銘解釋」子厥䜌明」〈2309〉

徐中舒曰「沓明，尹姞鼎作𩒨明。沓與𩒨同，𩒨明賢明也。古人稱爲𩒨明，今人稱爲賢明，皆常用語」（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沓明亞祖辛）〈0397〉

李學勤曰「沓明一詞，幾次見于西周中期金文，應讀爲𩒨明。師𩒨鼎「用型乃聖祖考隣明𩒨辟前王，事余一人」尹姞鬲（劫掠本日重印改名殷周青銅器分類圖錄一一二七，冠斝一二三）「休天君弗忘穆公聖𩒨明𠬝比事先王」〈0659〉𩒨假爲靈，文選東京賦注「明，靈也」，靈見于謚法（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四—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沓明亞且且辛）〈0397〉

戴家祥曰「第三字从口从矣，說文「唉，譍也」，字當讀矣，說文「矣，火光上也」。傳矣明均人名，爲「勇惠乙祖」之眾子，故取名，義相近

」似〈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五頁墻盤銘文通釋〉「子厭傳吙炎明」〈2309〉

周法高曰：「戴家祥說非是。裘錫圭以「𤊀明」屬上句讀，亦非。唐蘭、徐中舒、李學勤說相近。李氏引姑𩰫即〈0659〉穆公鼎」

〈2357〉「矩迺乃眔暨逮粦，令尋尋商眔暨書宝曰」

a 黑 鄘伯取簋（4342）
b
c 鑄子弔黑臣簠（4445）

唐蘭曰「黑字鄘伯取簋作㷩，本象正面人形，字即大，而面部被墨刑的人。鑄子叔黑匠簠作㷩，則在兩臂上下均有裝飾性的點。說文就認為是从炎，是錯了。炎字原作炎，不作炎，正由于黑字原是受墨刑的人，所以屬于墨刑的字都从黑。（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儺匜」）

于省吾曰「甲骨文黑字作㚇㚇或㚇㚇等形。其作㚇者，郭釋黃（粹考七八六）。按甲骨文潢字（前二・五・七）从黃作𡗜，與黑字迥別。唐蘭釋㚇為英，並謂『英字或作央者，舊不識，今以𪐴字偏旁證之，知亦英字』（殷記六三）。

按□字（鄴初三九・三）偏旁本作□，非从炎。其實，黑字上部本不从𡆧，黑與莫的構形判然有別。甲骨文言黑牛黑羊黑豕者均作□。又甲骨文黑字的異構也作□□，為舊所不識。這和周器師害簋的文字作□，賈簋的黃字作□。下部兩叉變為三叉，其例正同。周器旛嫼簋的嫼字从黑作□，鑄子簠的黑字作□。較甲骨文只增加數點。說文則譌變作□，并謂「从炎上出四」。黑字的本義雖須待考，但許說臆測無據。（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二七－二二八頁釋黑）

黜 說文所無

𠐿匜 〈2341〉

唐蘭曰：原作黜殷。黜字从黑从蚩，音騁，與蚩字不同。蚩字甲骨文作㞢，上半與止字同，下象虫身。說文誤為从屮，作蚩。古書無黜字，當即黜字。蚩和出聲近，形亦相類。出字本亦从足形的止，說文也誤从屮。黜字說文：貶下也。是廢遂、罷免的意思。過去對于黜字為什麼从黑，是講不出道理來的。現在知道黜也是墨刑，就好懂了。黜黷只是罷免官職，比黷黷要輕。（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匜）〈2341〉

周法高曰：蚩隸之部，出隸質部，韻部不近。唐說非是。蚩讀若騁，隸耕部，韻部亦不近。黜疑讀為笞。

李學勤曰「[黹虫]」字右半上面从之下面从虫略省應讀為𢻫說文云「刺也」與劉同義（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黹虫][黹攴]女汝」）<2341>

<2341>「[黹虫][黹殳][黹足]女汝」

⿰黑毄 說文所無

儧 匜 〈2341〉

唐蘭曰原作⿰黑毄,⿰黑毄即黥[illegible]是墨刑之一.⿰黑毄字應从黑毄聲,毄字與薉字一从殳一从戈,當是同一字的不同寫法……

黥䵞兩字都从黑,當是墨刑,說文:黥,墨刑在面也,或作剠,从刀,从黑,其實剠字是墨刑的原始字,象用刀刻人面的形狀.書呂刑和周禮司刑都有墨刑,那末黥只是墨刑的一種罷了……

……黥刑在古書中大都解為鑿額,與此刻顴骨的剞形略有不同.至于䵞,古書沒有這個字,應與幭通,說文:幭,也.管子小稱說齊桓公死時,乃援素幭以裹首而絕,可見幭是蓋頭的巾.幭字與幪字聲近相通,方言四:幪,巾也.說文:幪,蓋衣也,意義也是一樣,那末䵞就是尚書大傳下刑墨幪的幪,墨幪是頭

上象黑布只是戰國以後入上了儒家的唯心主義的胡說的
當把唐虞時代的象刑把刑法畫成圖象來公布解釋成為只是象徵性的
刑罰因而說墨幪用來代替黥刑那是錯誤的據此銘則黥𪔌
是在劓刑的基礎上再加蓋幭的即先用刀割顯再用墨
填而又使他蒙黑巾的雙重刑罰可以糾正舊說之誤（文物一
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
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幭匜）〈2341〉

李學勤曰「⿰虘殳⿰虘殳」「黜⿰虘殳」是同義詞⿰虘殳字从首聲為古祭部字疑讀
為劓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訓劓為刺（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
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虘殳⿰虘殳女汝）〈2341〉

(3417)「[illegible]幟[illegible][illegible]女汝」(3417)「[illegible]幟[illegible][illegible]」

黷

黷 說文所無

𠑹匜〈2341〉

龐懷清等曰「黷𪑬黜𪑬𪑬从古文屋省，即剭字，廣韻：剭，墨刑。黷从黑从𠬪甘聲，說文首讀若末。黷剭是墨刑的一種，疑即用黑巾蒙面。黜剭亦應是墨刑的一種。𪑬之前一種墨刑為輕」（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三四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𠑹匜」〈2341〉）

唐蘭曰「黷字从黑屋聲，說文屋字的古文作臺，上面所从的声就是這裏的声，此又从𠬪與从刀的剭通，所以定為剭字……此銘𪑬剭、黜剭三字說文黥字以及梁律所謂墨面之刑都是此銘既有𪑬剭，又有黜剭，顯然在剭刑之中又分兩種，易鼎卦九四

說其形渥有很多別本作其刑剭，晁說之易詁訓傳引京房說刑在頄為剭，頄是臉上的顴骨，玉篇：剭，刑也，或作劅。大概就根據京房本，所以廣韻一屋就說：剭，墨刑也。據此銘則西周已有黫字了（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九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俄匜）〈X341〉

李學勤曰：𪑨字从古文屋，即訓墨刑的黫字。墨刑是先刻其面然後在傷處填墨，如後世的刺青，故稱為剭黫、𪑨黫（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𪑨𪑨女汝」）〈X341〉

〈X341〉「黫𪑨黫女汝」

〈X341〉「𪑨幭𪑨黫女汝」

〈X341〉「𪑨幭𪑨黫」

a 悤 克鼎〈4675〉 師觀鼎〈2298〉

于省吾曰：克鼎稱「𢗊（悤）蓋厥心」，𢗊字所从之丨，晚期變作十。丨形後來變為𠁣為𠀀為𡆠。因而《說文》悤从囱聲。「悤」之通詁訓「明」，訓「悟」，今則通作「聰」。（古文字研究第四一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鐘既志（悤）于心」）

參附錄〔下〕𢗊字條

于省吾曰：甲骨文有𢗊字（菁一一，四，辭已殘），只一見，舊不識。按即悤字之初文。周器克鼎作𢗊，番生簋作𢗊，宗周鐘作𢗊，蔡侯盤作𢗊。說文古籀補釋𢗊，并謂「乃蔥之象形字」。金文編謂：「从丨在心上，示心之多遽悤悤

也。說文云，从心囱，囱當是丨之變形。」這是對的。(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六六頁釋心)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六頁心字下收師𩛥鼎，按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八期」五七頁吳鎮烽雒忠如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師𩛥鼎釋文云「乃用心 悤弘」按兩考一二一頁大克鼎「悤[illegible] 沖讓 氒心」並云「悤字原作[illegible]，彝銘悤黄字均如是作，余意此即蔥之象形之文，象蔥由球根迸出之形，本銘當讀為沖，同匈之心字作[illegible]其差別即在一點之有無，但心字亦有加點者，師𩛥鼎即讀作悤弘，當與大克鼎之悤讓同例。」

參卷十[illegible]心字條。

(2298)「乃用悤弘」

a 赤 麦䫏 <0626>

e 舀鼎 <0679>

<2336> 衛盉

<2340> 此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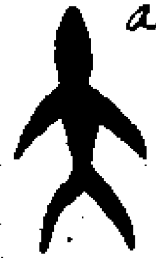
師旋簋甲 <221>

白川靜曰：赤旂舟乃樹赤旂之舟也。周禮春官司常有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
又夏官大司馬職有：
中春教振旅……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
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
常諸侯建旗……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入獻禽以享烝
雖不一定為保存了周初之古法然仍可以作為參考冀禽治
相當於此處之獻禽禮記月令中記孟夏之月載赤旂之事此

亦據五行思想之安排此器銘中言二月者與季節不一致然在獻禽祀享之禮中蓋有樹赤旂之古禮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六頁六〉○麥尊 林潔明譯〈大9〉

赤△〈又1〉「赤△市朱黃(衍)」〈又4〉「易(錫)女(汝)赤△舄攸勒」〈又21〉「易(錫)女(汝)赤△市冋黃」〈又98〉「赤△舄囗囗」〈又98〉「赤△市玉黃」〈又133〉「赤△舄戈琱戚彤沙(紗)攸鋚勒」〈又151〉「赤△市(㪤)朱黃(衍)䜌(鑾)旂」〈又284〉「王曾令衛易赤△市攸勒」〈又297〉「走馬薛仲赤△自乍(作)其簠」〈又298〉「赤△市朱旂䜌旂」〈又305〉「命女(汝)赤△市朱黃」〈又325〉「王乎乍冊尹冊易[illegible]畫寢靳[illegible]赤△舄」〈又336〉「矩或(又)取赤△虎(琥)兩」〈又340〉「赤△市(韍)」〈又369〉「易女赤△舄攸勒」〈又499〉「隹番君白龖用其赤△金」

a



大

大保鼎〈0213〉

公 牛〈0991〉 膚銅

中山王嚳壺〈2286〉 大夫二字合文

鄂君啟節 舟節〈92〉

大史[illegible]盤〈2309〉

白川靜曰大史官名官名而稱大者周禮六官之屬也然金文中可見者較早有大史大祝大保稍後則有大師之稱大史除本器外尚見於中方鼎作冊䰧卣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三四頁

四一大史友甗林潔明譯〈0809〉

白川靜曰大豐見于大豐殷聞一多氏釋大豐殷之王凡三方為王汎三方以為乃在辟雍三面之水上舉行儀禮者也在本銘則無該種記述大豐之後行射禽饗則為入寢之禮等在大豐殷中亦在大豐之後行天室之祀兩者應視為相同之禮將大豐與封建之禮相連而解作周禮大宗伯等所云之大封

之禮之注家亦多然此器中見事之禮既終偶然遇到王在鎬京行彡祀从王助祭故實難以將見事之禮與大豐視為一系列之禮大豐毀中則衣祀為其主要之禮（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四頁六〇麥尊林潔明譯<0497>

白川靜曰：「大廷一語金文別無所見文獻中則逸周書大匡篇有「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酅俘篇有「王在酅昧爽立于少庭」又大開篇有「王在酅立于少庭」等語大廷者謂廟前之廣廷也此時邦賓亦已入門東鄉在此行獻馘之禮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三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77>

趙誠曰：「大夫係合文，與《侯馬盟書》十六．三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賈悉（願）從在大夫以

請（靖）郾（燕）殭。」〈2286〉

張政烺曰「大夫，是大夫二字合文，見蔡侯鐘、商鞅量及秦泰山、琅邪等刻石。」（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八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罔𢘵厥從在大夫以請（靖）郾（燕）殭（疆）』〈2286〉

于省吾曰「說文：「泰，滑也，从収水，大聲。夳，古文泰如此。」段注：「當作夳，从仌取滑之意也。」許說和段注均不可據。春秋時器韶墳「太室」之太作太。太字下从∧，依大字下部的空隙，因形隨勢而作曲劃。這和甲骨文百字作㿝，也因白字上半三角形的空隙而加∧是相同的。太為大的後起字，典籍中太與大每同用，又訓太為大之極為甚。由於用

各有當，以致分化。太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大字下部附加一个折角形的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大，而仍因大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八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殷𢓜非曰賔即府文繁文……太字屢見于朱家集楚王墓出土的銅器的銘文，釋脰大子鼎、大子鼎和鑄客為大句脰官為之諸器，大字都作太形（文物一九五九年第四期一頁安徽壽縣新發現的銅牛）〈卅〉

尹盛平曰：召陳卜以顯然不是路寢，因為路寢之後有小寢也不是宗廟，因為宗廟前有東西廂，後有寢。金文中太室出現甚多，不但王宮中有，而且王臣宮中也有。太室的用途一是祭祀祖先與上方帝神，例如洛誥說「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又

氏春秋古樂篇說「薦俘馘于京太室」。利鼎銘說「王禘用牲于太室，禘昭王」。二是冊命賞賜群臣，金文中的例證甚多，不一一引證。三是作為王的居所，例如是彝銘說「王在周成太室，旦，王格廟」。這是說王夜晚在「周成太室」，天明後到廟裏去，證明「周成太室」與廟不是同一個建築物。金文中太室與宮既有相通處，又每每有區別，例如頌鼎銘說「王在周康昭宮。旦，王格太室」，這是說王夜裏在昭宮，天明後才到太室裏去。漢書五行志引左氏說「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其上重屋，尊高者也。」召陳F3與F5、F8、F2等大型建築一樣，屋頂是四阿頂，但是F3又有特殊的地方，它的中室呈方形，以中柱礎為圓分畫一個圓，可以通過八個柱礎，而且中柱礎特別大，直徑達1.9米，很像直通上去的都柱，可知F3中室部分在四阿頂之上另有高

起一層的圓屋頂可能就是金文中的太室（文物一九八一年
第九期一七頁周原西周宮室制度初探）

〈X1〉┐各格大▵室└〈X2〉┐大▵攻尹雕台以王命命集尹愬稽└〈X2〉┐
則毀征於大▵廣府└〈X2〉┐大▵司馬邵鄗敗晉帀師于襄陵之戢歲

└〈X3〉┐大▵司馬邵昭鄗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戢歲└〈X3〉┐大▵攻
尹雕邑以王命命集尹愬稽└〈X4〉┐各格于太▵室└〈X6〉┐佳唯王

寂卿大▵室└〈X18〉┐用作大▵鑄鐘└〈X18〉┐柞拜手對揚仲大▵師休
└〈X18〉┐仲大▵師右柞└〈X21〉┐備于大▵左└〈X32〉┐大▵人者工顧└〈X36〉

┐為左征大▵旃└〈X52〉┐各大▵室└〈X73〉┐八年亭城大▵命韓定└〈X80〉
┐大▵武閘兵└〈X81〉┐王獻大▵子姑發䰽㕙└〈X90〉┐鑄大▵子元徒戈

└〈X98〉┐膺受大▵命└〈X133〉┐王各格于大▵室└〈X228〉┐延宗室肄妥作
龢父大▵𧻚鐘└〈X279〉┐曾中大▵父𧊒蛕乃用吉攸☐☐金└〈X286〉┐𤔲

適曹遭鄙燕君子儈不顯辥大宜義」〈2286〉「不義祥莫大焉」〈2286〉

「貫怢願定從在大天以請靖鄙燕疆疆」〈2287〉「克備敵大邦」

義〈2287〉「尔母毋大而肆」〈2288〉「大虐去型刑罰」〈2288〉「大辟不宜

」〈2288〉「大啓邦沔宇」〈2289〉「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闊閱狹少小

大之刖」〈2289〉「大酒宮方百七尺」〈2290〉「鑾鍾圖同皇帝大魯旅

令命」〈2291〉「以濼大酉」〈2290〉「往唯戎大出于軝」〈2292〉「往唯珷

武王既克大邑商」〈2294〉「肄肆玟文王受茲大令命」〈2298〉「大師

金雁膺攸勒」〈2296〉「休白伯大師肩䞣觀臣皇辟」〈2298〉「觀樸曆

白伯大師不丕自乍作小子」〈2298〉「白伯大師武」〈2299〉「朕皇考

德叔大番鐘」〈2300〉「各格大皇」〈2304〉「用作朕皇祖雁侯大譶

鐘」〈2315〉「令豐殷大矩」〈2309〉「上帝降懿德大豐甹匍敷有上下

追受萬邦」〈2315〉「大矩易豐金貝」〈2320〉「其豐祀大神」〈2320〉「大

神妥綏福」〈2321〉「各太室」〈2325〉「各太室」〈2329〉「天神其陟降嚴
祜纍」〈2329〉「敢乍文人大寶協龢鐘」〈2329〉「盩記卲各樂大神
大」〈2331〉「上帝降懿德大咢」〈2335〉「各格大太室」〈2337〉「于卲昭大
室東逆焚營二川」〈2338〉「王大黹攷」〈2338〉「我舍顏陳大馬
兩」〈2340〉「王各格大太室」〈2341〉「今大敵敔女汝」〈2341〉「自今余
敢夒擾乃小大史事」〈2363〉「左軍之伐僕大夫殿之卒」〈2395〉「左
以治大夫休命治意鑄鼎」〈2412〉「魯白伯大父作季姬媞嬉媵設
」〈2457〉「太保」〈2472〉「太保賞董員」〈2472〉「匽侯命董饎太保于宗
周」〈2472〉「周作太子癸寶障鬻彝」〈2476〉「雁膺受大命」〈2476〉「大
壽萬年」〈2476〉「以受大福」〈2483〉「中仲太師子口為其旅口」〈2484〉
「周大肴于五邑」〈2486〉「王才在師嗣馬宮大室」〈2361〉「各于大
室」〈2513〉「曾大攻工尹」〈2541〉「王各格于大太室」〈2546〉「令用乍

作朕文考大中寶陣彝」<2597>「大甫且己」<5626>「大武」<3687>「

大賓為王僧晉鎬」<11727>「大絁鑄戈」<1199>「大賓之器」

奎 奎 兆域圖

「正奎宮方百乇尺」(2284)

奎 永盂 (19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大部『奎，兩髀之間，从大，圭聲。苦圭切。』說文通訓定聲『西方奎宿十六星，東北一星稍明，大按橫視有兩髀形，直視如連勝，或曰如破鞋也。』」

徐中舒伍仕謙曰：「奎同魁，奎魁支微合韻，魁，首也，北斗星之首（漢書天文志注）。魁魏並从鬼聲，魏人或以鬼為諱，故省魏為[illegible]（說見方壺銘釋文）。正奎宮當為中山朝會之所，政令所自出，故曰正奎。」（中國史研究九六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中山王宮室圖說明：正奎宮方乇(千)尺）(2289)

<[illegible]>「正奎宮方白毛尺」

<R199>「邑人奎父」

a 𡗜 b 奄 以申在大上

應公鼎 (0548)

a,b 白川靜曰「日下一字從大從申，吳榮光以為申之繁文，與下一字相連，釋作神祀，然第二字是以字，徐同柏以字從大從申，即古文奄字，自攗古以下多采其說者。韓華亦釋為奄，解作應公之名，曰「奄蓋應公之名也」。蓋為其弟所作器，以曰以下為自述之語，不過若誠如此則不應作「乃弟」而作「朕弟」或「厥弟」。口字雖難認識，然蓋為應公之族人，蓋與族人器而命之與兄弟共同將鼎享者也，以與也，弟舊釋弔，當是弟字」（金文通釋第九輯 四九八頁 四八 雁公鼎 林潔明譯）(0548)

修

契，杕氏壺

「可荷是金𡘷𤭛」<2830>

郭鼎堂曰：「𡘷即契字，此用為𤭛。廣雅釋器：𤭛，缾也。玉篇：𤭛，缾也。與斗者，集韻、類篇謂缾為𤭛。」（兩攷二二八頁杕氏壺）<2840>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大部：契，大約也。从大从㓞。易曰：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苦計切。」

a 夷 尸字重見0916 兮甲盤 衣 夷 0664 柳鼎 尸 或作尸 中山王譽鼎 02286

張政烺曰：《尚書·多士》「予惟率肆矜爾」，肆《論衡·雷虛》引作夷，夷亦肆是語詞，無義，率，用也。（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二五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亡不達率尸夷敬悲順天德」（02286）

朱德熙、裘錫圭以「亡（无）不達（率）尸（夷）」絕句，曰：《爾雅·釋詁》「率，循也」，《孟子·告子上》「民之秉夷」注「夷，常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周法高曰：趙誠隸定作「亡（無）不達仁」（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

按：張以夷為語詞，非是，當從朱裘斷四字為句。古文字字形表

三一一頁仁字下引中山王鼎又引說文古文作[glyph]蓋讀為無不達仁也亦可通。

夷△〈225〉「西門夷△・舂夷△・京夷○・𥤍夷△・師笭側新□華夷△・由□」〈225〉「服夷△」〈2287〉「亾不逨率𡰥夷敬憖順天憲德」〈2362〉「見南淮夷○」〈2362〉「堇夷○」

亦 毛公鼎〈630〉

亦 哀成叔鼎「亦弗其㦰忝蒦」

李學勤曰：亦茲五夫……句首的亦字是語首助詞，無義。其餘三個亦字，即汝亦既有節誓的亦，茲五夫亦既節乃誓的亦，汝亦既从辭从誓的亦，都應訓為已。有惟有（參看詞詮卷七）。（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二—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

亦既尸乃誓

〈2830〉「天子亦弗謹忘公上父㝬德」

〈2830〉「曰伯亦克款由先且祖周」

〈3417〉「今女汝亦既又卯御誓」

〈3417〉「尊趙格嗇覲睦儤侯寅」

〈3417〉「亦茲五夫」

〈3417〉「女汝亦既从辭从誓」

〈3417〉「亦既卯御乃誓」

〈4357〉「井叔𤔲列考安公宗室」

[字形] e 夨 夨王爵〈2152〉

[字形] e 〈1364〉夨簋

[字形] 「邵大皇工功」 中山王嚳壺〈2286〉

e 白川靜曰：陳夢家郭沫若氏等以本器之夨與令器之夨為同一人陳氏曰：

作器者夨亦見洛陽出土的令方彝令尊和令毁此諸器並同出的作册大鼎在銘末都有鳥形册的族銘乃是一家之器此毁之父為丁與令方彝令尊相同而據令毁夨令曾从王東征至於炎然則此毁的宜侯夨和令方彝令尊令毁的作册夨令應是一人但諸器鑄作有先後之別

令方彝令尊　八月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丁亥明公令

作册夨告于周公宮十月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

令毁　九月既死霸丁丑乍册夨令从王伐楚白才炎

宜侯夨毁　四月丁未夨从成王省東或圖

前兩項夨令是乍册後一項夨是宜侯因知前兩項應在前

十月令在成周則九月令在炎當在次年而四月夨在宜應

在第三年

郭氏亦推定本器之夨與令器之夨為同一人且以為武王成王之名乃因作生稱故以器不必為後至成王以後之器支持

陳氏之說

此等論斷實為相當大膽之論器應屬康王期乃銘文上明顯之事實故陳郭等之成王時期說本不能成立又其以為年次僅差一年之令器乃从洛陽出土本器則从江南出土关于此一事實亦不能充分予以說明岑仲勉氏以丁器之丁公父丁與作册大方鼎之祖丁為一人又因皆有鳥册形款識其器銘

與周室有關係等故以矢為周室之一族以器為胙侯之器之援證其以令器之矢與本器之矢為同一人亦與陳郭兩氏之說相同其相異之處僅在以矢為周公之胤矢令有關之諸器與本器其時期相近名亦相同故推定兩者之間有一定之關係實屬自然不過在該種情形對虎侯矢之稱令器之圖象款識宜之所在與鄭洛陽等地之關係等等須加考究之問題尚多今在以兩者為同族之假設為基礎研究一下

一虎侯矢即殷代之虎方之後雖在殷周鼎革之後虎方仍是淮河上游方面之巨族繼續抵抗周室然在成王後期周之東方經略大致就緒周室開始征伐及平定淮河流域諸國虎方即成為其征伐之對象中方鼎二三中有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者即其事也中氏諸器中所見之南方作戰即以此一

虎方為主要之對象

二南宮征伐虎方之結果虎方歸順于周奉其正朔稱為虎侯矢其後其中一族矢令等被遷至成周受周之監視任作冊司祭祀儀禮之事彼等以鳥形冊為標識然冊乃表示其在周之職掌鳥形則或本來為虎方之族徽中氏對南國虎方作戰因而賜與生鳳之事亦可以合而觀之者也即是鳥形冊之標識或即是特有鳥形標識之虎方之分族於此加上冊形作為分化圖象之一令之諸器中有作父丁者與本器之父丁若為一人則虎侯矢與矢令為兄弟輩又作冊大方鼎亦有鳥形冊之標識者而作祖丁之器則是相當於矢之子輩此外周初之器中尚有矢王方鼎（貞松二、三一 十二、居四）後期之器中有散氏盤（三代十 七、二〇）皆有矢王之名然其與本器之矢之關係不明

三虎方雖已歸順於周而稱虎侯其本宗仍保持舊貫其分族入於成周事于周爲作冊然虎侯作爲淮河上游的大國尚有不可輕侮之勢力故在康王初年王遹省殷之舊王畿及東國諸地之時以虎侯隨行本器則王至已成爲王土之宜於其社冊命之以此封宜侯並以其地之王之私人及附近之鄭等七伯及其隸下之屬及在宜之庶人賜之其地恐當在虎侯之本籍以東近於鄭地者也

四稱爲宜之地名甚多尤集中於河南南部以至湖北江西安徽方面殷代有稱作宜子者「王令宜子途西方于省」乃東方之族（參考五三六頁）宜侯被封之地恐即其地在以宜爲名之諸地中宜此一宜子被逐於中原而向東南移動之際所殘留者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五五頁—五五八頁五二宜侯夨殷林潔明譯

李學勤曰日本學者伊藤道治曾提到丹徒烟墩山和宜侯矢簋同出的器物，都是中期的穆王時期的（伊藤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但仍以宜侯矢簋為成王時器。我們看簋腹很淺，紋飾同于寶雞茹家莊的豐（中國古青銅器選42）字體已超規整，都是較晚的表徵。矢就是洛陽馬坡舊出令尊等器的矢令（名矢字令）載令矢簋令受命戍冀，冀是虞國北面的子姓國，證明他就是原為虞侯的宜侯矢。令尊及方彝係昭王時器。銘云矢令初任作冊，尚無虞侯宜侯稱號。宜侯矢簋的「王」字下橫已不像令尊等那樣兩端翹起，而與班簋、伯𢦏簋相同，都證明宜侯矢簋與同出器物，其實是同時的。烟墩山墓時代應近于真棋大墓，並且也是諸侯的墓葬（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八期

三六一 三七頁(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

張政烺曰：夨又見下文「明夨之于壺而時觀焉」，與屬羌鐘「用明則之于銘」句法相同，依則字聲韻求之，疑是仄字。《說文》：「仄，側傾也」。《逸周書·周祝》：「故日之中也仄」，注：「仄，跌也」。《漢書·天文志》：「食至日跌為稷，跌至餔為黍」，遂以跌為仄。疑夨是指事字，表示一隻腳有毛病，容易傾跌。字在此壺讀為廁，《倉頡篇》注：「廁，次也」。次是等第或陳列之義，文義可通。又按：西周金文有夨，除人名外皆讀為黃，亦即《毛詩》之珩。盠尊、盠方彝「赤市幽夨」凡五見，皆寫作夨。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七引《通俗文》：「拘罪人曰桁械，謂穿木加足曰械，大械曰桁」。夨疑即桁之異體字，夨與大夫形近，果是一字，依聲韻求之，此處則讀為廣。」(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卲夨皇工」功)〈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下文言『明友之于壺』，與屬羌鐘『用明則之于銘』語相當，疑友是矢字異體，假借為則，此處卽矢疑當讀為紹，則或紹則」（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6〉

趙誠曰：「友，《說文》作犮，从犬。林義光謂古印有犮字，『當即友，象人（大人形）足下有物越而過之之形』，並謂『从犬乃形之譌』（《說文解字詁林》四四〇四下）。此壺正作友，林說是也。疑此即後世通行之跋，這裏是刻寫的意思。」（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七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中山壺卲（昭）友（跋）皇工（功）」）〈2286〉

周法高曰：「朱裘張讀友為則較長，說文卷十下夨部『夨，傾頭也，从大，象形』，阻力切，其字形與此字不合，朱裘疑友是矢字異體

今姑從之。

〈2486〉「卽太皇工功」

〈2486〉「明知之于臺昔時觀焉」

師酉簋 <1374> a
大簋 <1376> b
中山王譽鼎 <2287>

白川靜曰說文吳姓也亦郡也一曰吳大言也从矢口重文録古文一字段注以姓也以下八字乃妄人所增而刪之謂檢韻會本正如是云……

吳之所从並非口耳之口祝告之器也獻祝告而禱告之象也焚其巫曰莫其聲曰囂噩又曰咢虞以樂神則曰吳娛字亦其意也誤亦指其祝告之辭也字从夨者正如夭笑等謂祝告之際之巫之情狀之語相同蓋表示在錯亂神遂之狀態者也

金文中用為吳越之吳亦有用如攻吳上獻多用為姓氏亦有借用為林虞之虞者詩不吳不敖史記武帝紀作不虞不驁又不吳不揚漢碑之衡方碑作不虞不揚吳虞通用然本為不同之

字也」。《說文新義》卷一〇下二一一八頁又二一一九－二一二〇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越滅吳在吳王夫差二十三年，即公元前四七三年，見《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史記·六國年表》及《吳太伯世家》、《史記·越王句踐世家》記吳王請和，句踐欲許之，范蠡諫曰：『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此所謂『五年覆吳』指戰爭時間言，《吳太伯世家》：『夫差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夫差遂自剄死。越王滅吳。』」（《古文字研究》第二三〇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五年復吳，克并之」〈9286〉

黃盛璋曰：「吳，自應是虞，伯，郭所說甚是。此吳應是《漢書·地理志》所說『封周章弟于河北，是為北吳，後世謂之虞』，傳十二世為晉所

滅者，吳國的具體位置，據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縣下：「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于此，是為虞公」。後漢書地理志稱為「虞城」，顧炎武日知錄云：「古吳虞通用，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之書為虞仲也」。這個虞城故城，據乾隆一統志是在平陸縣東北六十里。（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八一頁，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問題）〈大9〉

〈2.52〉「王乎內史吳冊命師穎曰」〈2.242〉「廿年奠命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帀張阪冶贛」〈2.243〉「廿一年奠命[illegible]口司寇吳裕左庫工帀吉志冶[illegible]」〈2.87〉「吳人并雩越」〈2.87〉「五年還復吳」

a

喬 从高上曲

邵鐘喬=其龟〈0099〉

𣌧 讀為驕

中山王譽鼎〈2387〉

金文 篆文

加藤常賢曰：喬、喬、喬、喬

字形以爾雅之釋目為首，多數皆以木說明之，然此字無木字，故曰有關木者非此字之本義也。然說文曰高而曲也，爾雅釋木作句如羽喬也……上句曰喬，以句字說明之，又林義光曰：駒者毛傳五尺以上曰駒，鄭玄曰六尺以下曰駒，說文馬之高六尺為驕，據駒字有二義，其一為馬之子，說文二歲曰駒此也，其一為五尺以一六尺以下之馬，此詩（漢廣篇）及株林皇皇者華之駒此也，五尺以上六尺以下之駒後變為驕……

（詩經通解漢廣篇）

駒變成驕，是則喬字之本義乃從句曲而來也。察字形則寫作如喬或𩰫，篆文中所从之夭則不見也，乃由高及ノ或乀構成，則此字為从高ㄅ或乀之聲形聲字也。字音巨嬌切，乀表示此音，ノ或ㄅ表示句曲之意也。字義高為臺觀之象形字，臺觀之上作句曲之意之～ㄅ者，當為置于臺觀之上屋頂之句曲之裝飾物之意也。在瓦屋（古代已有瓦屋）草屋之屋上加以裝飾者，古今相同，此種屋蓋上之裝飾物為句曲之形，故稱為喬，因在高處，故轉而謂在高處生長而先端折曲之樹木為喬木，其後則僅用高之義也（漢字之起源二七四－二七五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喬讀為驕。（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一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母富而喬驕」）（x287）

于省吾曰說文喬字作喬，並謂：「喬，高而曲也。从夭从高省。」按許說殊誤。據古文字則喬字既不从夭，也不从高省。喬字東周金文邵鐘作喬，曾伯陭壺的鐈字从喬作高或喬。喬字的造字本義，係于高字上部附加一个曲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高，而仍因高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七－四五八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8287〉「毋毋當而喬騎」

大 孟鼎 奔 〈676〉

中山王嚳鼎 〈2287〉

張政烺曰：「奔走，見西周金文孟鼎、井侯簋、效卣、《詩·周頌·清廟》、《尚書·多士》、《君奭》、《多方》等篇，皆言大臣供事廟堂之上，此處義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八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𠭯吾老賈奔走不聽命」〈2287〉

〈2287〉「𠭯吾老貫奔走不聽命」



a 交 交 交 彔 〈0509〉

b 交 交 君 盨 〈1421〉

c 交 甬 交 仲 盨 〈1404〉

〈26737〉「交 宁 父 乙」

亢 史墻盤〈8309〉

唐蘭曰「亢字古文作尪，見說文。亢保是巫保，總稱為巫，分別說女的稱巫，男的稱尪。楚人稱巫為靈，楚辭九歌「思靈保兮賢姱」，洪興祖補注「古人云，詔靈保，召方相，說者云靈保神巫也」。史記封禪書「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巫保、族纍，二神名」。秦國地域原是西周，巫保這個神應是西周時就有的」（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上帝司夏亢保受（授）天子綰命」〈8309〉

裘錫圭曰「亢保，左傳昭公元年『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注『亢，蔽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司台稷

亢保〈2309〉

徐中舒曰「令篆文作亢，或又从𡉚作㦻，今則省作廷，廷與匡同，輔也。亢保受投三動詞連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亢保受天子綰令（命）〈2309〉

李學勤曰「亢讀爲印，語首助詞，詩中有類似語例。參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印字」（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亢保受天子綰令〈2309〉

戴家祥曰「第五字唐蘭、徐中舒並釋廷，以廷保連讀，裘錫圭釋亢，李學勤釋亢，形俱不類，音義亦無確証」（師大校刊一九七八

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上帝司□□」(8309)

陳世輝曰「尣讀作既，當賜與講。說文尣又作𡯂，金文兄又作𡯂。可見尣、㞷、兄三者同音。既从兄聲，與尣同音。這句銘文的整個意思是上帝監視著中國，賜與保佑」(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四頁墻盤銘文解說」上帝司夏尣保」(8309)

周法高曰「裘錫圭釋尣，非，是諸家釋尣或尫，是也。說文卷十下尣部「尣，彼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形。𡯂，古文从㞷」烏光切。唐蘭釋爲巫尫，李學勤讀尣爲印，皆非。徐中舒謂尫與匡同，不如陳世輝讀尣爲既。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繕完葺牆」亦三動詞連用（參俞樾古書疑義舉例）。伍仕謙釋兄，亦非。」

伍仕謙曰：第八行[illegible]字，就字形釋之，似為㐭字，但之義不合此字，就前後各句文意通讀，似宜釋為允，甲文作[illegible]（甲三一二一）與此形近。（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一〇頁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

「[illegible]（允）保受天子綰令」（又309）

（又309）「上帝司（𤔲）夏尢㐭保受（授）天子寵（綰）命」

a 壺 作壺 〈1776〉

b 壺 〈0776〉

三年瘨壺〈2326〉

中山王嚳壺〈X286〉

〈X8〉「用作朕剌烈考尊壺」〈X25〉「白伯乍作寶壺」〈X36〉「四訓客敬爲

曾壺九」〈X94〉「□叔□鄭□以人□其吉□寶壺」〈X137〉「尚自作鑵

壺」〈X202〉「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寶隮壺」〈X214〉「陳侯作嬀鮴媵

壺」〈X216〉「飲者月公子土折作子中姜盥之盤壺」〈X222〉「𣏌車父

作皇母醜姜寶壺」〈X223〉「□𣏌伐車父作𪤹姜隮壺」〈X286〉「尌

爲彝壺」〈X286〉「明夫之子㝬壺而皆時觀焉」〈X306〉「官車父乍寶壺

永用享」〈X326〉「用乍皇且祖文考尊壺」〈X347〉「中仲南父乍作隮

尊壺」〈X354〉「白伯或乍作畬歔壺」〈X387〉「尚自作鑵壺」〈X405〉「

陳侯乍嬀鮴媵壺」〈X479〉「白伯公父乍叔姬醴壺」

a 懿 不从心 [illegible]父卣 〈0457〉

b 沈子簋 〈1391〉

c 負中壺 〈2804〉

d 史牆盤 〈2309〉

戴家祥曰：懿从欮从心。負中壺「匄三壽懿德萬年」，師𩛥鼎「先祖孫子嗣皇懿德」，單伯鐘「夆帥井（刑）朕皇考懿德」，即大雅蒸民「周頌時邁」之懿德，詩傳「懿，美也」。左傳昭公十年「讓之謂懿德」。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三頁墻盤銘文通釋「上帝降懿德大甹（由）」〈2309〉

〈2298〉「懿孫子一嗣皇辟懿德」〈2309〉「上帝降懿德大甹，甹匍有上下，迨受萬邦」〈2331〉「上帝降懿德大甹」

𡙕

𡙕 孫詒讓讀爲皋　十七年相邦劍

中山王嚳壺(2286)　𡙕

朱德熙、裘錫圭曰:「『幸』象梏形,即『梏』之表意初文,古音與『皋』字相近。『睪』、『皋』古通,『皋』字相通。『睪』就是从『幸』演變出來的。小盂鼎銘以『畫𧇘一』與『貝冑一』并舉,孫詒讓謂『𧇘』爲皋之古文,皋當讀甲冑甚是(參看兩周金文辭大系三八頁)。但孫以『皋冑』之皋爲包甲之櫜則非,皋字本當有甲義」。(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張政烺曰:「𡙕讀爲𧇘:小盂鼎記載賜物有『畫𧇘一』、『貝冑一』,伯晨鼎賜物中有『𧇘、冑』。𧇘、虢皆从虎,以𡙕或皋爲聲符,孫詒讓云:『蓋即皋字,謂以虎皮包甲。』字亦以櫜爲之,《禮記·少儀》:『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注:『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摯幣也。櫜,弢鎧衣也。冑,兜鍪也。袒其衣,出兜鍪以致

介。奔即櫜，是裝甲衣，故可代甲之稱，奔胄即甲胄。（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八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氏是以身蒙奔胄」）（2286）

趙誠曰：「奔，《說文》从大从羊，讀若瓠，此借作介，音近而通。《禮記·曲禮》：「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介為兵甲。或讀為皋，音近而借。《左傳》莊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皋比為虎皮，單言皋。从本銘看，應為虎皮製作的鎧甲。與言介胄同。讀介、讀皋皆可通。（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一－二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氏（是）以身蒙奔胄」）（2286）

周法高曰：「趙氏奔讀為介，音理不近。說文卷十下奔部「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凡奔之屬皆从奔。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以盜不止為奔，奔讀若籋」尼輒切。鍇注「一曰讀若瓠條下注」五字未詳，疑當作一曰讀若執，在讀若籋之下。桂氏義

證云一曰讀若瓠，有當云讀若瓠讘，謂㚔聲如讘也」。按「㚔與甲」同隸古音葉部，惟聲紐不近，㚔為n-，甲為k-。不知「㚔是否可讀為甲」。又

孫詒讓讀㚔為皋，則以睪皋形近說之。

于省吾曰「甲骨文習見的㚔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郭以為十辰之壬字，即「[illegible]若[illegible]字之轉變」（甲研釋干支）。按郭說非是。㚔字本象施于手腕的械形，驗之于實物而後知之。依據殷虛出土的陶俑，女俑的腕械在胸前，男俑的腕械在背後。[illegible]形中剖為兩半作[illegible]形，將人的兩腕納入械中。然後用繩縛其兩端（中國青銅器時代二一六頁和圖版貳伍）。郭寶鈞并不知其為㚔字構形所本。說文：「㚔，所以驚人也，从大从羊。一曰，大聲也。一曰，讀若瓠。一曰，俗語

以盜不止為㚔，讀若籋。」按許氏謂㚔从大从羊，不知其為獨體字。又對于㚔字有三種訓釋，無一是處。至于謂㚔讀若瓠或籋，也未能確定其讀音，實則以讀若籋為是。說文籋與箝互訓，又謂：「籋，箝也，从竹爾聲。」「箝，籋也，从竹拑聲。」段注：籋箝「二字雙聲，夾取之器曰籋，今人以銅鐵作之謂之鑷子。」本諸上述，則說文謂㚔讀若籋，㚔即籋的本字。（凡說文謂某讀若某，有的謂二字可以通借，詳釋蠱雨。）㚔為腕械，兩半相合，用以夾持人的兩腕，正合乎籋箝之義。說文訓梏為手械，又訓拲為兩手同械，都係後起字。㚔為籋的本字，籋為後起的代字。（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二九二—二九三頁釋㚔、執）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二七頁幸字下收十七年相邦劍上海博物館藏，此字見說文卷十下篆文作㚔，隸定作㚔、㞑、瓡切。說解已見前引，于省吾引亦有隸定作幸者，說文卷十下夭部「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胡耿切。」

〈9286〉

「氏是以身蒙幸知暴冑」

[illegible] 執

一 [illegible]簋 〈2351〉

[illegible] 兆域圖 〈2289〉

三年相邦劍

十七年相邦劍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四五頁執字下收三年相邦劍、十七年相邦劍，均藏上海博物館，執駒。參閱卷十三號駒字條。古文字字形表四〇二頁執字下收[illegible]簋、中山王墓宮堂圖，今據補。

不[illegible]簋或从[illegible]，兆域圖同。

「[illegible]方[illegible]毛尺」〈2337〉

「余執[illegible]恭王卹[illegible]工功」〈2351〉

「執[illegible]」〈2289〉

訊「二夫」〈2546〉

「王初執駒于厈」〈2653〉

「□□白（伯）之□執□」

圉 史墻盤〈2309〉 圉 圉方鼎〈2723〉

唐蘭曰「䰜字未詳，圉、強圉，楚辭離騷王逸注「強圉，多力也」也，作疆禦，古書常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䰜圉武王〉〈2309〉

徐中舒曰「圉，垂也，垂謂邊疆，武王滅殷，奠定周之邊疆，故此即以索圉稱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三九－一四〇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䰜圉武王〉〈2309〉

李學勤曰「逸周書謚法『威德剛武曰圉』，『剛強理直曰武』，挺圉與武意義呼應」〈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〇頁論史墻

盤反其意義「鄀國武王」〈2309〉

〈2723〉「休朕公君燕侯易錫圓貝」〈2309〉「鄀國武王」

盩 a 盩 从皿 盩司土卣 <2671>

盩 b 盩司土尊 <2104>

白川靜曰：盩自所在不明，恐為東方之基地之名。綴遺以為盩屋，然盩與盩屋無關也。麻朔中謂盩司土幽尊（貞松七 十五）同卣（貞松八二 六）中所見之盩即其地。云尊卣二器同文，銘作「盩司土幽乍且辛旅彝」九字，出土地不明，然因稱且辛，故當為東方系之器。盩為周初經營東方之一基地也。稱某司土者，見于康侯段，有「濬嗣土逘」，乃在衛地附近，盩盩亦該方面之地，與出土地茶陰無關。（金文通釋第二輯七五頁立旅鼎 林潔明譯）<1637>

白川靜曰：盩，說文訓作引擊也，而說其字形曰「从夲攴見血也」，又舉其用例曰：「扶風有盩屋縣」。段注曰：「盩即周旋折旋字之假

借也蓋以周之音而說字義者也楊氏金文說頁六九以朝音釋
之史頌設之盩于成周解為
盩蓋假為朝陳侯因資錞云淖閒諸侯彼文以淖為朝此銘
則假盩為朝也
然金文中其禮稱為見或覓事也
字从多及支蓋有關詛盟之禮者也字見于金文史頌設曰隹
三年五月丁巳王才宗周令史頌省蘇灋友里君百生帥齵盩
于成周休有成事蘇賓章馬四匹吉金用作 彝讀史頌以王
命省蘇之負責者赴成周在成周行誓約之事也盩字郭氏
大系頁七一讀作齵盩以為遨遊之義楊氏則如前引解作朝會
之禮高鴻縉之頌器考釋則以為
當是通奏奏報也師齵盩即相率陪報之意

然皆盟盞之形義不合字从皿謂盟約之禮恐為舉行歃血之事者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神明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史頌設銘所言者蓋亦該種禮也」石鼓之作原石有盞道之語似為修筱道路之禮獄訟之時亦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供犧牲酒脯正如言字从辛口亦以辛器詛盟之意盞亦加𠀠以明其意者也」其言語之不信者曰譆張譆盟盞同音在語原上或有關係也」說文新義卷一〇下二一三五—二一三六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盞，金文常作地名，史頌簋『盞于成周』，徐同柏謂『盞即抽字，引也，公也。從古堂款識學卷二第十六頁字在此亦是動詞，疑讀為詶，並

人鐘「寬處宗室」（大系一五〇頁）意與本銘相近，盭寬蓋雙聲通假（同屬

王胡盭釋文「甬稱盭調先王宗室」）（2290）

唐蘭曰：「盭𠂤當在漢代右扶風盭厔縣境，現在陝西省周至縣東終南鎮，是漢代的盭厔城。銅器有盭司土尊和盭司土卣，銘

為盭𤔲司土（徒），𤔲作（作）且（祖）辛旅彝，可見盭𠂤有司徒（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二二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旅

鼎「公才（在）盭𠂤」）

（2290）「甬稱盭調先王宗室」

𢿠 報

令簋（1377）

唐蘭曰「丁公文報」禮記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注「謂若獲禾報社」此因皇王守而報於丁公，矢方彝說「敢追明公賞於父丁，用光父丁」就指這裡的丁公。（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一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三，作冊矢令簋「丁公文報」（1377）

[a] [b] 杜伯盨 〈4448〉

[f] 〈2716〉 叔卣 [g]

獻 〈0514〉 庚 [g] [r]

矢方彝 〈4446〉

唐蘭曰「原作麀亲，麀字下似从乙，未詳，當是鹿屬。亲通賁，賁音與帔音近，釋名·釋衣服：帔，披也，披之肩背，不及下也。那末麀賁是鹿皮的披肩。書·立政：綴衣、虎賁；顧命：虎賁三百人。過去不懂得為什麼叫虎賁，其實是披着虎皮披肩的武士。左傳莊公十年蒙皋比而先犯之，皋比就是虎賁，所以可以蒙。」（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

周法高曰「唐說非是。亲隸質部，帔隸歌部，韻部不近。說文卷六下貝部：『賁，飾也，从貝卉聲。』衛盉『亲』讀為賁，麀賁者，麀皮為

飾也虎賁者虎皮為飾也。

古白川靜曰「奉見于獻侯鼎、孟爵等，前者在宗周，後者在成周舉行，且獻侯鼎銘作成王大奉，又孟爵則稱初奉，可知乃重要之祭禮。本器則不與大、初等字連用，然據下文王姜及大保參與其事，似為重要之祀典也」陳氏以為或為與獻侯鼎同時之事，積微居二二則以奉為禋祀，而因卜辭中多見奉年、奉雨之辭，故「奉恐本為祈年之祭也」且其禮於成周、宗周舉行者，乃在都城之社稷舉行該禮也」在葊京舉行之例則無所見（參金文通釋第二輯八十頁）

六叔隋器 林深明譯 22716

3215

9 白川靜曰「𠦪在金文中或从食示，卜辭亦有其字，用如𠦪年𠦪雨。毛公鼎中有「𠦪[illegible]」之語，因𠦪乃賁飾之意，字蓋與賁音近，用作動詞者有如下之用法

祭祀　令彝　明公易亢師鬯金牛曰用𠦪易令鬯金牛曰用𠦪

盂爵　隹王初𠦪于成周

祈匄　杜伯盨　用𠦪壽匄永令

輔弼　乖伯簋　朕丕顯且玟珷膺受大命乃且克𠦪先王

此處與第一之祭祀之例相同。盂爵中則于成周行此禮」（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三五頁二九、獻侯鼎、林潔明譯）<0570>

9.1 白川靜曰「𠦪卜辭亦見，金文中亦有獻侯鼎「唯成王大𠦪才宗周」盂爵「隹王初𠦪于成周」等例，祭名。又冠於祭器曰𠦪鼎𠦪簋

等例亦多。蓋其與祭祀有關，馬釋以來與祓為雙聲之語，故為祓齋之義之祭名。余則寧以為與肆之義相近之祭名。（金文通釋六。金彝頁三。一林潔明譯）〈2046〉

周法高曰：「殉尊〈2084〉「昔在爾考公氏克逑先王」張政烺以為與乖伯簋「乃祖克𠦪先王」語意相同，當從郭說𠦪假為弼。史墻盤〈2301〉「𠦪匹氒辟」唐蘭、徐中舒釋來，裘錫圭、李學勤從張政烺釋逑，讀為弼。余暫歸於卷五〇三〇來字下，可互參。」

裘錫圭曰：「逑匹」單伯鐘說「逑匹先王」，㝬尊說「克逑先王」。一般解釋逑為迷義不可通。今從張政烺先生釋為逑，讀為弼。（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六頁）弼匹就是輔佐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九頁史墻盤銘解釋）叀唯乙且逑弼匹氒厥辟〈2301〉

張政烺曰：「杜伯盨『用奉壽匄永命』大系一五三頁下，奉與匄皆祈求之意。周厲王胡簋釋文『用奉壽匄永命』」〈2790〉

〈2298〉「駒車奉較」〈4151〉「王乎史奉冊令命」〈2226〉「奉傳祼至督……

易貝十朋」〈2296〉「用奉壽」〈2295〉「各ム司奴司后𩏂女豢奚洗奉

〈2333〉「用禄奉壽匄永令」〈2336〉「麀奉韍兩」〈2336〉「奉貢鑰一」〈2338〉「

奉貢圅鞃」〈2338〉「爂琜奉貢鞁圅鞃」〈2541〉「奉親櫬」

昊 a

單伯昦生鐘 〈0035〉

昦生鐘 〈44〉

史牆盤 〈2307〉

唐蘭曰「昊指昊天，本作昦，此與隸書同，說文變作昦，與爽又作暴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昊紹（照）亡（無）昊斁」）〈2309〉

裘錫圭曰「昊紹，似當讀為皓溔，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廣雅「皓溔，大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昊紹亡（無）昊斁」）〈2309〉

戴家祥曰「第一字似昦字，說文「春為昦天，从日夰，夰亦聲。」隸作昊，从天。書傳訓昦為大。」（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

銘文通釋「昊照亡無昊斁」(X34)

李學勤曰「詩抑「昊天孔昭」這裡昊昭即指天而言毛公鼎「肆皇天亡昊」(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昊照亡昊」)(X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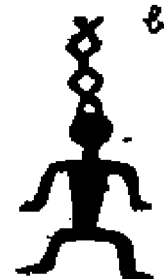
方濬益曰說文吳大言也从夨口五乎切何承天曰吳字誤當為吴从口下大音胡化反段氏說文注曰周頌絲衣魯頌泮水皆曰不吳傳箋皆云吳譁也孔沖遠詩正義作不娛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皆段借字何承天改吳作吴音胡化反其謬甚矣濬益按段注與小徐說同今觀此文古寔有吴字从口下大與何說合其音胡化反亦與毛傳譁也為同韵相訓疑此字古蓋兼有諸

音特不審何說所據耳』（綴遺卷一、十三頁吳生鐘「吳生拜手手敢對揚王休」）〈44〉

周法高曰：『容庚三訂金文編「吳生鐘存四七字 據三之一、三十」金文詁林〈44〉號兩考一一八頁單伯鐘「單白吳生曰」（金文編〈三〉昦）一一九頁云「又據古所錄尚有吳生鐘。三之一。三。」亦同人之器」。按據古錄三之一第三十頁吳生鐘此字作吳，方濬益釋為吳，非是。因吳字上半从〇不从日。容庚釋昊，即說文卷十下夰部「昦，春為昦天，元氣昦昦，从日夰，夰亦聲。胡老切」古文字類編一二三頁吳字下收牆盤吳，非是。古文字字形表四〇四頁杲字下收牆盤，是也。今據補。』

〈7309〉「昊。銘殘亡無異數」

a

b

菁 甬文 <447>

<2295> 逋盂

黑光、朱捷元曰奚字形象人的頂部髮辮直豎用手捉之即从手持索所以繫罪人說文奚女隸也周禮多見奚字酒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鄭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春官設官注奚女奴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云漢之侍史即于官婢中選擇為之于省吾先生殷代的奚奴（吉林大學人文科學學報一九五六年一期）一文對殷代的奚奴和奚字考證甚詳周禮正義天官冢宰對周王屬員的數目曾作一統計可作我們參考其中屬于周王內宮的有奄上士四人寺人內豎及奄無爵者四十四人內司服縫女御十人女祝四人女史八人女奴百二十五人奚六百七十二人女工八

十八凡女官女庶人總八百九十九人可見在周王內官的女官女庶人中女奴和奚占了很大的數量而遹盂上記載的奚正是周王室的女奴（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二頁陝西長安灃西出土的遹盂）〈2295〉

「奚口單自作盤」〈5523〉

「各[illegible]姒司石寮女寮奚迭奉」〈5522〉

奚〈2295〉「奚口單自作寶匜」

a ⿱罒大 説文所無案義从三大三目二目為䀠三目為⿱⿲目目目⿲大大大

对説文無字有从目大之字乞侯玄耳 斯妃蓋 <1364>

a 白川靜曰⿱罒大餘論引説文一。下之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文以為澤字以為澤之義曰

後之毛公鼎亡戰戰字作⿱罒大似亦用此字

云又關於珏字則以為或為説文上五之珏極巧規之省文然於文義則不及論之大系釋⿱罒大古之瞬字假而為詢之義曰

⿱罒大从目从矢乃古瞬字謂矢尖及目則目為之震搖也公羊文七年及成二年兩見眣字陸德明釋文云眣音瞬即此字又言本又作眣丑乙反大結反者乃因形近而譌也……莊子桑庚楚篇終日視之而目不瞚釋文瞚本作瞬又作瞑或假眴字為之……本銘⿱罒大字以文義推之乃假為詢

又𥁕在卜文有近似之字豐之本字也以𥁕郿二字連讀曰豐郿讀爲體郿依此則銘文訓作休伯詢而體恤縣伯之室然於文義似爲無理

余意哭與亡數之數形近恐即澤或擇之意又𥁕蓋豐臧之意也則銘文乃記伯辟父以豐臧之賜物贈之而惠郿縣白之室下文更記喜賜恩寵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七二—一七三頁八八縣改段林潔明譯4364）

<03097>

「吳粗照亡無哭。數」

夫[a] 盂鼎<0676>

夫[a] 曶鼎<0679>

夫 中山王嚳鼎<2287>

夫一 戟鼄<2351>

白川靜曰「關於夫郭氏謂夫字所指當不止一人一戶以其成年者一人計算其意似與戶同」即郭氏既以此等人為奴隸亦視之為各有其家人之一戶之成年人然若以成年人而言則其數不必限于一戶一夫以家而言時則有如「臣五家」「臣十家」「釐僕三百又五十家」等明言「家」又如上文云「王人□又七生亦以氏姓言相對於此夫肯定應作為一夫計算在此一說法之中並不考慮其家屬關係且包含家屬之情形如此整數的分配乃不可能者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五一頁五二宜侯矢段

林潔明譯<1384>

赤塚忠曰：「子夫之名雖不見于甲骨卜辭，然正如

戊辰卜賓貞：呼自般取于夫。（後上一一·三）

丁卯卜貞：王田夫往來亡災。（前二·二七·八）

癸巳卜王貞：令□并亡（令木扯戋）。（前五·三三·二）

自武丁期以來夫為人名、地名，在殷末成為田獵地之一，故小子夫解作貞有其族地之名者也。而以此器為殷器。（殷金文考

釋二三頁小子夫尊(6)林潔明謹（4:24）

張政烺曰：《毛詩·陳風·墓門》：「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傳：「夫，傅相也。」《禮記·郊特牲》：「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鄭玄注：「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夫，疑指子之……此句言子禽的聰明才智被掩蔽，他的師傅悖逆不道。（古文字研

第二二二·二二三頁「中山王響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鄢君子僧

觀弇夫語（4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觀弇夫語」疑當讀為「睿恰博悟」。說文新附「恰，用心也」。「夫」讀為「膚」亦通。意林引「風俗通」「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中山王𰯼鼎）（428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謂「觀弇夫語疑當讀為睿恰博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音理相去較遠。按夫讀為膚，說文通訓定聲「膚，假借為博，詩六月『以奏膚公』傳『大也』，狼跋『公孫碩膚』傳『美也』，文王『殷士膚敏』傳『美也』，孟子注『大也』」。法高按：朱、裘讀夫為博，尚有平入之隔，不如讀為膚，解作美大，張說非是。

〈又76〉「善夫吉父乍盂」〈又77〉「善夫吉父乍旅鐳」〈又114〉「攻敔王夫差自乍其用戈」〈又151〉「友善膳夫山」〈又186〉「買忼贖從在大夫以請(靖)鄧(燕)鑪(纑)」〈又286〉「曾亾鼠夫之栽(救)」〈又286〉「夫古之聖王敄(務)才(在)得(得)」〈又287〉「鄧(燕)君子儈觀(𡢁)夫諸(鍺)」〈又288〉「左速車嗇夫孫固」〈又289〉「夫人堂方百五十乇尺」〈又340〉「旅邑人譱(善)膳夫」〈又344〉「譱(善)膳夫旅白(伯)乍(作)毛中(仲)姬障(尊)鼎」〈又345〉「譱(善)膳夫白(伯)辛父乍(作)障(尊)鼎」〈又357〉「執噬(?)訊二夫」〈又341〉「尃趞(?)(徭)嗇覼(睦)儹(僕)寡(周)亦(蒍)五夫」〈又363〉「左軍之𣪘僕大夫𣪘之卒」〈又395〉「左以治大夫休命治意鑄鼎」〈又452〉「攻敔(敔)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又453〉「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又674〉「善夫吉父乍盂」〈又677〉「右使車庫嗇夫亳鄭瘠」

⿰舍夫[a] ⿰舍夫 說文所無

遹甗 遹使于⿰舍夫（甗）

⿰舍夫 師⿰舍夫鼎（2898）

⿰舍夫 鈇簋（1290）

⿰舍夫 王孫誥鐘

白川靜曰。⿰舍夫又見于遹甗。彔殷从古堂中釋作荆舒之舒。曰

舒左旁象兩舍相對形。右旁从夫。夫予音義相近。蓋舒之異文。春秋僖三年徐人取舒。注舒國。今廬江縣。玉篇引作⿰舒阝。說文舒地名。今按古國邑字每有邑旁。玉篇以⿰舒阝為舒近是。五一

二〇彔殷條

大系麻朔皆承其說。以此器銘為記伐舒之事者也。大系更以之與徐偃王之傳說結合而曰

⿰舍夫國之名屢見。當即荆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累世與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稱之荆舒。春秋僖三年言徐人取舒。徐舒為二者。乃徐人疊受周人

逼迫由其淮水流域之故居已移植至江水以南（徐器多出今江西西）其殘留于舊地（此部）臣服于周之部落後乃沿用周人所呼之名故徐舒遂判為二耳舊稱徐為盈姓群舒為偃姓盈偃均嬴聲之轉也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西諸侯命徐偃王主之余觀諸器文一面言征伐一面與𠭯侯復通往還於此時事正合

郭氏又以此為器屬穆王期之一證厤朔以器為宣王期以為即詩常武之征徐方淮浦之事然同釋𠭯為徐余意徐古似稱為余大保段第三器大保伐彔子聖即彔父之叛而被賜余土者即此也𠭯與徐舒全是不同之字東周徐國之諸器皆作郐遹甗銘作遹使于𠭯侯侯蔑遹曆遹作為使者自古𠂤之師雍

父派遣至㝬㝬侯蔑曆之在宗周鐘銘㝬㝬贊頌邵王南征而作大鐘亦必是此一㝬侯也若然㝬侯不如説是周之友邦而接受邵王之救援者也而非南征之對象㝬解作徐舒而以為銘記其征伐之郭吳二氏之説在立論之根據上已誤也㝬書甫金文之簠字時或从此形又从古甫即姜姓四國之一之呂自不待言書之呂刑亦稱甫刑姬姜有通婚之關係在周危急之際與四國互相救援如周室之東遷亦賴其力其地在河南之西南占江淮諸夷與戎周之間相隔之地故周之征伐東南夷㝬成為重要之據點師雍父親赴其地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八〇一一八一頁八九𩰫鼎林潔明譯<013>

(白川静曰㝬為作器者之名从彔伯㦸𣪘余其萬年追𣪘追其萬年牧𣪘牧其萬年壽考師望鼎師望其萬年等語例觀之殆

無可疑者也舊釋以㝬為割匄之意積古拾遺即此說也積古引無叀鼎之用割眉壽萬年㝬即蓋與割通也云然用割與㝬其之語法不同也且㝬之左旁與害割字形不同字不能是割匄之意也韓華以㝬為厲王之名胡曰

㝬與彔伯毁等器㝬字為一字彼字或釋舒以此文誼證之㝬其萬年似是人名但以上文觀之此器此周王之詞氣周王無名㝬者彔毁字从害从夫以音求之似即厲王之名厲王名胡胡夫音近通用如簠字金文作𠤱是也史記載厲王虐未載伐服子之事蓋佚其事又金文彔毁等器之㝬可由此器證之為胡國

採厲王說者皆據此解然彔器之㝬並非江南穎州之胡國其事至明以胡釋㝬者誤也主昭王期說之大系則以㝬為昭王

假之名曰

卲王即昭王卲乃生號非死謚又其𫹉其萬年畯保四國之𫹉亦即昭王名瑕之本字字當夫聲與瑕同部如从害聲則與瑕同紐

然器銘中無稱周王之私名之例彝華以文似周王之詞氣然在文理上作器者當為𫹉侯之𫹉已見前述故不應以𫹉為周王之名而从之求證器之時期也應據𫹉侯諸器之制作時代而考之也

據竅鼎則師雍父省道至𫹉也在遇甗則駐于古𠂤之雍父派遣使者至𫹉彔䲨銘中伯雍父對自𫹉歸來之彔父與以蔑曆而此諸役乃以淮夷為對象之戰役也本器中王遹正而至其地更進而伐南國𠬝子之基地因征東南夷故𫹉之邦域乃在

戎周之東南向江淮展開之方面者可以推定舊釋以戲為荊徐江南之也从作戰之方向觀之實過于遠隔也

簠字之金文有从戲之形者戲與甫同聲也甫又稱為呂乃嶽神之後之姜姓四國之一與周有通婚之關係歷代周王夫人稱作姜者亦多有唇齒相依之關係者也平王東遷即賴其力在南方之勢力興起之後如王風揚之水篇之所歌自周派兵戍守之也同樣之事西周亦有之雍父之戍守昭王之南征即為救援戲即甫而為者也甫為嶽神之苗裔有深遠之神話傳承時亦有稱作王者

尚書之呂刑史記作甫刑詩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與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一國語鄭語曰夫周之盛也申呂正彊為周之翰然東遷之後國勢衰落常受楚之威脅左傳成公七年曰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當時其地為南北抗衡之要地在西周申呂地與諸侯接壤之屏藩之地也呂古作呂甫聲之字也[illegible]為其本字西周後期或春秋初年稱呂

呂王乍尊鬲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貞松四．七 三代五．三。

或即其器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七二｜二七四頁九八宗

周鐘林潔明譯（0061）

唐蘭曰「胡原作㝬銅器上常見此字古書作胡周王㝬鐘即宗周鐘是周厲王胡自稱其名為㝬遍觀和㝬侯之孫鼎的㝬侯是胡侯銅器中的簠銘文中常稱為匿就是左傳哀公十一年胡簠之事的胡而李宮父簠寫作㝬从㝬節叔鼎所說的㝬德應釋為胡德和儀禮士冠禮的永受胡福詞例同胡有大的意思此處搏戎㝬顯然是戎胡不嬰簋說戎大同从追汝汝及戎大敦搏與此語法正同可見戎胡就是戎」（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九頁「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附錄㦸簋）─「博（搏）戎㝬」〈2351〉

尚志儒曰「此鼎的㝬字與常見的㝬字略有不同常見的㝬字从用从日从夫而此鼎的㝬字从夫从甫从个我們認為這是㝬字的一種變體仍應釋為㝬字㝬字容庚在金文編中未釋唐蘭釋為胡郭釋為舒說當即荊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

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累世與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稱之為荆舒（見西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九四頁陝西藍田縣出土獸叔鼎）〈2302〉

張政烺曰：獸是作器者之名，亦即此周王之名，唐蘭說是周厲王胡是也。（周厲王胡簋釋文：獸（胡）作（作）䵼彝寶段（簋））〈2341〉

張政烺曰：宗周鐘「獸其萬年眈保四或」語與此同（周厲王胡簋釋文：「獸（胡）其萬年」）〈2390〉

李學勤曰：一九七五年扶風白家出土的一組隨葬青銅器（文物一九七六年第六期）有下述銘文：

「截曰：嗚呼！王唯念截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截率虎臣御淮戎……淮戎的淮字从唯，與曾伯霥簠淮夷字淮字同，尚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淮夷可稱戎，淮夷也可

稱淮戎（彔方鼎二）

「惟六月初吉乙酉，在臺𠂤，戎伐𩵦，彔率有司、師氏奔追御戎于䮄林，搏戎胡，……」（彔簋）

同組有盤銘「伯雍父自作用器」，彔讀為終，義為盡止，雍意為閉塞，彔和雍是一名一字，彔尊卣「王命彔曰：𠭯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伯雍父蔑彔曆……」彔和伯雍父明為一人，對王而言稱其名，對己伯而言稱其字，至于彔伯彔簋時代不同，應該是另一人所制。伯雍父官職為師氏，簡稱師，故又稱師雍父。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整理過有關青銅器銘文中有：

「王令𢦏曰：𠭯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彔尊卣）

「惟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古𠂤，遇从師雍父肩使遇事于䝞侯……」（遇甗）此器與萊伯鼎等八件一八九六年出土于山東黃縣魯家溝，該地為萊國故址。參

看王獻唐黃縣㠱器同出有三件一組的編鐘與寶雞茹家莊長安普渡村編鐘數同

「惟十有一月，師雍父省道至于㝬，遇从……」（遇鼎）

「伯雍父來自㝬……」（彔簋）

讀這些銘文可知，當時淮夷侵周，穆王命伯𢦏帶領成周的武裝戍防，在㝬國遇敵搏戰，取得勝利。後來，伯𢦏又為穆王先行省道，到過㝬國。這個㝬國，就是文獻中歸姓的胡國，在今安徽阜陽，是自成周通往淮水流域的必經要地。上列青銅器反映了穆王經營徐淮的一個側面」（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八期三七頁）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

趙世綱、劉笑春曰「[illegible]」說文所無，疑為舒字王孫。鐘寫作舒，从舍从予。說文：舒，伸也，从予舍聲，一曰舒緩也。」（文物一九八〇年

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圅龔娟慶)

周法高曰「猷字余舊釋戲」一文 金文零釋一二五|一三二頁 又見金文詁林六一八二頁 讀為鋪今按𦘔實為盧之象形故屬王名猷載籍作胡猷又為地名舊釋鋪非是李學勤釋為歸姓之胡白川靜釋甫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四一九|四二〇頁謂呂亦曰有呂古文呂或作郘舊籍一作膂蓋亦或作旅或作甫亦作鄘並引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七云「呂甫二字不同位 甫重脣音屬邦母呂半舌音屬來母 而古音同部通用呂與旅同 說文膂篆文呂漢書律歷志云呂旅也 旅讀若臚周官司儀旅擯鄭康成讀鴻臚之臚臚从盧聲即籀文膚字 說文臚皮也从肉盧聲籀文膚 呂通作甫猶膚通作薑 易剝林以膚膚京房作薑 又通作扶也 公羊僖三十一年傳膚寸而合何休注側手為膚廣韻引注作扶夫甫古亦通用 又呂甫古亦同義爾雅甫

大也淮南天文訓仲呂者中充大也南呂者任包大也則呂亦為大矣（四二一—四二二頁）又引馬瑞辰云「呂國有二一為虞夏時所封之呂說文鄦汝南上蔡亭後漢郡國志新蔡古呂亭（古呂亭即鄦亭在今新蔡說文云上蔡者也與上蔡接界）水經汝水注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改行周公舉之為卿士以見于王王命之以蔡仲呂地也周初呂地已封蔡仲所云呂國必虞夏時所封矣一為周時續封之呂書呂刑鄭注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是呂侯以外諸侯入相矣申呂二國相連史記齊世家注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司馬貞曰地理志申在南陽申伯之國呂亦在宛縣之西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故呂城在鄧州南陽縣西四十里此周時申呂並言者即詩所云戍甫矣（三四

九一四三〇頁。法高按：以上皆見於皇清經解續編卷四二二·六一七頁。陳氏下按語云「周時之呂，由太姜而復興，其續封也，未知先居何許。上蔡（漢置縣，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新蔡（即今新蔡縣）相去百六十餘里，以二世相接，故或曰上蔡有郫亭，或曰新蔡有古呂亭，則呂氏遺址，當二縣交界之區矣」（二四九頁）。復云「呂氏本數數遷徙，惜其居宛居新蔡，未知孰為先後。若其居宛為最後，而當成七年呂已為楚邑，然後始可謂此時已不復更有呂氏矣」。據上引新唐世系表則先居新蔡，然其說未詳所本。（四三四頁所謂「居宛」指南陽宛）

至於李學勤所謂歸姓之胡國，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今江南潁州府西北二里有胡城」，陳槃譔異云「胡之遺址，今可攷者三。漢志汝南郡汝陰縣本注，故胡國。襄二十八年傳杜解，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案即今安徽阜陽縣。顧表本此。此其一。宋豫州郾城縣亦有胡，見路史國名紀丁有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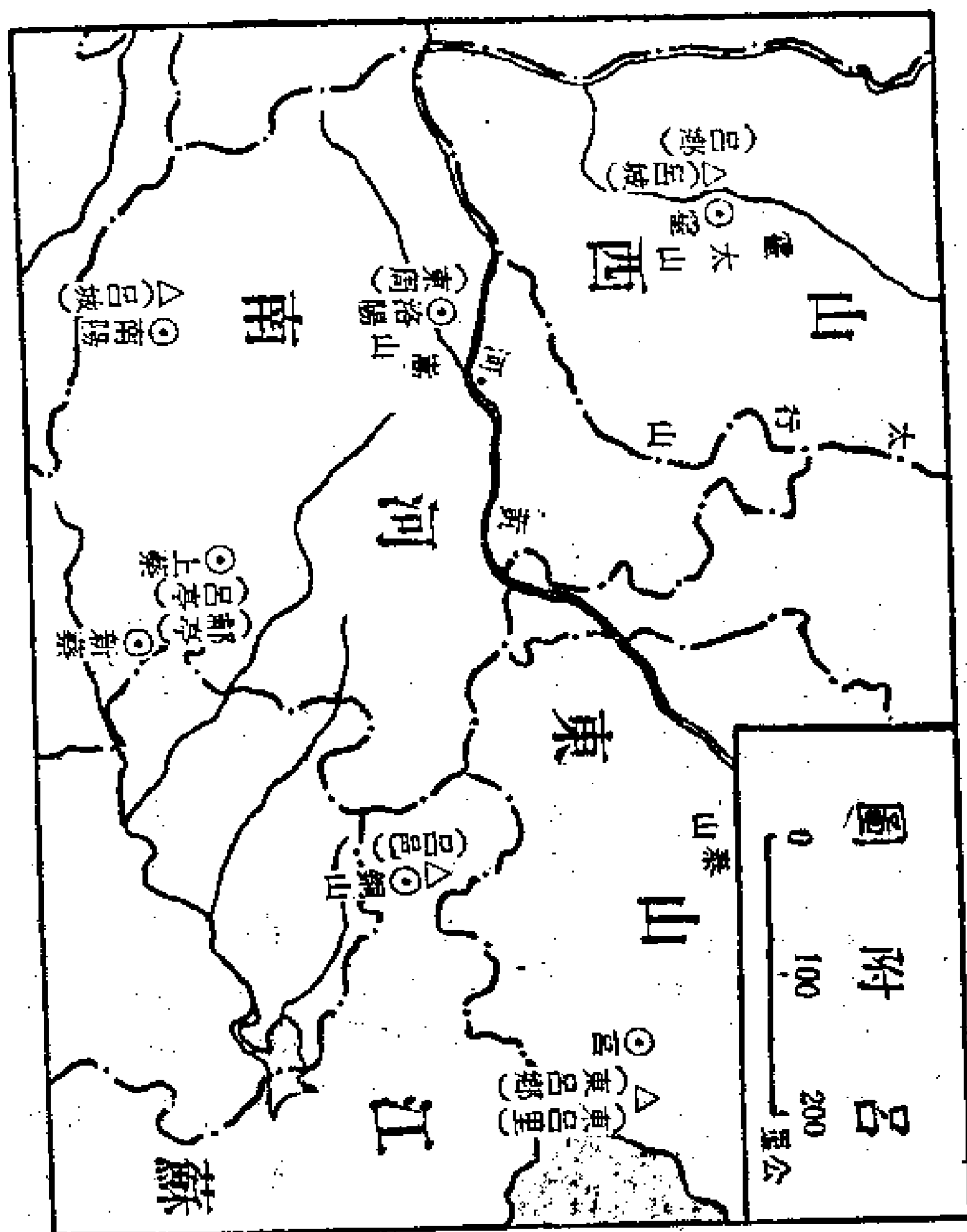
氏後篇引盟會圖上葉七韓非列傳正義引括地志，宋郾城縣即今河南郾城縣。此其二。上引春秋分記云，潁昌府西有胡城，業即今河南許昌縣治。此其三。案楚所滅之胡，以上三地蓋皆其活動範圍。昭四年傳，胡子與楚子會于申（今河南南陽縣北二十里），以伐吳。二十三年傳，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今河南固始縣東南）。定四年傳，公會諸侯及胡子于召陵（今河南郾城縣東三十五里），侵楚。此類是也。此等地區皆在楚東北，而胡氏遺址亦即錯雜其間焉。以此言之，以阜陽之胡為楚屬之胡者，此固可能。然胡氏蓋亦嘗遷徙矣。但其居于阜陽、郾城、許昌，孰為先後，又未可定也。」（四五九頁）

白川氏及李氏之說，未知其孰是，待考。茲將陳氏謨異四三四頁呂附圖印於下方，以供參考。又參卷三号五甫字條歐陽生等說。

<2514> 甫伯高匜

<2515> 甫哀伯諸君鼎二件

<2516> 甫哀伯諸君盤



甫哀伯諸君西若甫國之路也

盧連成、羅英杰曰：「㝬叔器亦有所見，一九七三年陝西藍田縣出土㝬叔鼎（尚志儒、樊維岳、吳梓林：陝西藍田縣出土㝬叔鼎的銘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銘「㝬叔、信姬乍（作）寶鼎」。器屬西周晚期。此㝬叔與武功出土㝬叔毀蓋銘文中的㝬叔似為一人，㝬姬亦即信姬。㝬，郭釋為舒，其在寂鼎銘文考釋（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一九五八年出版）中言「㝬國之名屢見，當即荊舒之舒，亦即徐楚之徐，南國中徐楚為大邦，自殷亡以來，累世與周為敵。周人忌其名，則稱之為荊舒」。此說可商榷。㝬，唐蘭讀胡，為戎狄一支，此說至確。（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左傳言狄隗姓，此器銘㝬叔㝬姬為女兒伯媿作器，更確證㝬戎為媿姓。

㝬地亦為地名，錄毀有「白雝父來自㝬」，寂鼎有「師雝父省導至于㝬」可證。㝬地，當為㝬戎所居之地。㝬早在穆王時已經稱侯，

遇甗有「師雝父肩史使遇事于默侯」，再晚亦稱默侯。傳世有默侯之鼎，時代不確，可能在春秋戰國之際。陝西藍田出土默叔鼎，武功今又出土默叔為其女伯媿所作的媵器。兩地出土器物互相印證，可知默戎一支西周晚期已定居在陝西關中地區，很有可能即在今藍田縣。默作為戎狄一支與周人雜居在涇水渭水流域，時而結成同盟，時而為仇讎。古本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唐蘭言，翟就是狄，鬼戎即鬼方，當是隗姓之戎。（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青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史記匈奴傳說「武王伐紂而營洛邑，復居于酆鄗，而東徙雒邑，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國語周語第一篇也談到穆王伐犬戎之事，此器正合扶風縣所出伯㦰毀銘。此毀銘記伯㦰征

年輕時搏伐戎㝬于棫林，㝬𩁹即為媿姓之戎，棫林即棫林，有可能在今鳳翔縣雍棫陽故地。

叔毁銘文所言姑公，𩁹為㝬叔女兒伯媿的婆婆、公公。（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三二頁，陝西武功縣出土楚毁諸器。㝬叔毁、㝬叔㝬姬乍（作）白（伯）媿賸（媵）毁）

參卷五0521簋字條，卷七0985害字條

<02290>「㝬胡乍（作）𩁹彝寶毁（簋）」<02290>「㝬胡其萬年」<02287>「天子亦彤謹（志）公上父㝬德」<03010>「㝬叔伯（信）姬乍（作）寶鼎」<03020>「㝬叔罦（及）伯姬其易（錫）壽考（考）宗（宗）永令（命）」<03020>「㝬叔伯姬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0351>「博（搏）戎㝬」<0667>「卣（鹵）冀（韓）㝬犀」

a 立 立爵父丁卣〈2363〉

c 史獸鼎〈2452〉

中山王譽壺〈2286〉

麩簋〈2290〉

白川靜曰「此句字多缺損，諸家之釋各異，陳邦福氏作『王入于祖□□□』幾全為空格無釋，斷代釋作『王卜於宜，齊侯□鄉』謂成王赴於宜，而齊侯饗之」云其後放棄成王之說，其字釋京不確。唐蘭氏讀作『王入于宜，入土南鄉』謂『入土南』三字很清晰云然，兩入字之字形仍有可疑，郭氏讀作『王立于宜宗土南鄉』釋土為社，第二字諸家多釋入，或作卜，惟以立之字形最近，即其位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三五頁五二宜侯夨毀林潔明譯）〈1384〉

c 白川靜曰「立工，羅氏以為『立工即立功，獻工即獻功』云陳氏以為尚可考釋，華積微居並釋立為涖，然『涖工』者究指何種行為

並無說明從下文之賜物全是禮器而言則器銘所言之工乃與儀禮有關者也且下文又記獻工之日故知此事需要一定之日數且為限日而命之者也尚書召誥曰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此文一向被解作為記經營洛邑時奠基之禮之事者然事實上雖說是奠基亦兼數日之中完成者恐當如下文所見乃記述設置發誥命于庶殷之場所之事召誥中之「攻位」豈非正相當於本器所云「立工」之事乎立亦有樹立之意在冊命形式之

金文中習見之「立中廷」之立乃指就其位即其位之事也立工者乃確定位置而經營之也此句解作為執行某種儀禮而命之營設其場所之事者也召誥之「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者與本器之「尹命史獸立工于成周」甚為相似此銘文已用成周之語並非指經營洛邑之事成周在其營造之時被稱為新邑新大邑」(金文通釋第七輯三六八—三六九頁三三史獸鼎林潔明譯)〈065〉

參3364「聶」字條

〈X1〉「即立△位」〈X4〉「即立△位中廷」〈X36〉「陳喜角立△事歲」〈X52〉「即立△」〈X52〉「嗣馬井伯親右師穎入門立△中廷」〈X133〉「即立△位中

延」〈R151〉「入門立。中廷北鄉嚮」〈R216〉「公孫寤立。事歲」〈R286〉「而

旦宗易立。位」〈R286〉「祠將與廣吾君並立。於殿」〈R290〉「朕立。位

位〈R290〉「晛駿才杜立。位」〈R321〉「即立。位」〈R325〉「即立。位」〈R335〉「即立。

」〈R335〉「立。中廷」〈R340〉「即立。位」〈R340〉「立。中廷」〈R369〉「即立。中

廷」〈R476〉「秦公期晛齡才在立。位」〈R480〉「即立。位」〈R480〉「井白入

右殺立。中廷」〈R540〉「晛才在立。位」〈R541〉「即立。位中廷」〈R664〉「攸

倚立。蕉戢歲掌管」

⿰立刃 从立刃聲 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壺 <7286>

張政烺曰「⿰立刃，从立，刃聲，疑讀為創。」（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立刃闢啟封彊疆」<7286>

周法高曰「說文五下井部𠚫造法𠚫業也。从井刃聲，讀若創。」初亮切。壺銘⿰立刃讀為𠚫。朱駿聲曰「經傳皆以創為之」參卷五・三・一一𠚫字條。

<7286>「⿰立刃闢啟封彊疆」

[seal form]

𨑤 从立重聲，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鼎〈P287〉

張政烺曰：「𨑤从立，重聲，讀爲踵，繼也。《離騷》『及前王之踵武』，《東京賦》『踵二皇之遐武』，義皆爲繼。嚳𨑤，言少年即位。」（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𪉲寡人學幼𨑤踵」）〈P287〉

趙誠曰：「𨑤，重之繁形。古文重、童一字。」（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二五三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寡人學（幼）𨑤（童）未甬（通）智」〈P28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𪉲寡人學幼𨑤童未甬通智」

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此字當從張、趙隸定作

「⿺辶童」從朱義趙讀為「童」。

參卷三〇〇童字條。

〈Ⅱ287〉

「須寡人學幼⿺辶童(蹱)」

竩 說文所無

亂嗣好盜壺 ⟨2288⟩

張政烺曰「竩，从立，从屮，从巳，字書不見，音義皆不易定。李學勤謂从范省声，然則此字蓋讀為殜。殜，損也，滅也。（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五頁中山國亂嗣好盜壺釋文「殜（世）殜（世）毋竩」）⟨2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為殜＝世世毋竩犯（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讀為犯可從。」

⟨2288⟩「殜世殜世毋竩」

壺

頊 說文所無

亂嗣好盗壺 〈文288〉

周法高曰：亂嗣好盗壺記工名及器重的銘文中有「工頊」朱德熙裘錫圭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或釋作「工質」文物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頁。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頁河北省中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據後一文七頁云圓壺圈足銘文前十三字與圓壺同時鑄成，其中十三字為制作圓壺的時間左使車為制器單位，嗇夫孫固為制器負責人及其官銜，工頊為制器工匠，後面九個字為圓壺鑄成以後補刻上去的，記載了圓壺制成後的重量。該文只有此一橫行之釋文，而無原拓本之影印本，余復據故宮博物院院刊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張克忠中山王墓青銅器銘文簡釋一文圖五頁四七所影印者摹入本書，唯因原本不甚清晰，故摹錄未必完全正確

竝 a

乚

中山王嚳壺「猶將與慮吾君竝立於殜世」〈2286〉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竝部『竝，併也。从二立。』蒲迥切。今隸作並。

按此字从二立相併。與壺銘「母毋竝替乎厥邦」之竝从二立左下右上者不同，參卷十三替字條。」

〈2286〉「猶將與慮吾君竝立於殜」

[a] 替 与俗作替

晉土萀夏夙夜專求不替恭 <4387>

竝 中山王譽鼎从二立

左下右上 <4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竝疑讀為妨，二字古音相近，可通。國語越語下「王若行之，將妨于國家」」（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〇頁 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中山王譽鼎）<4287>

張政烺曰「竝从二立，左大右小，左下右上，疑是替（今作替）之異體。《說文》「竝，併也，从二立」。又「替，廢也，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段玉裁注：「相竝而一邊庳下，則其勢必至同下，所謂陵夷也」。王筠《句讀》「一偏下者，一邊下也。一邊下，仍有一邊不下」。甲骨文竝，一以象地，上有二大（人形）並立。偶有一畫不橫貫者，乃作二立字，一上一下，參差不齊。如《鐵雲藏龜零拾》第四十五片「丁丑貞：其竝卯，白雀。丁丑貞：其引卯」。卯，讀為𥛚，是祭祀之事。竝和引是動

詞，㚘疑即替字，是廢除，引是延續。《毛詩·小雅·楚茨》第六章講到祭祀的最後階段有「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傳：「替，廢；引，長也」，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正可證明上引卜辭「母替厥邦」這樣的句法，古書中常見，《尚書》作勿替，如《康誥》「勿替敬典」，《召誥》「式勿替有殷曆年」，皆與鼎銘此句相似，故知㚘確是替字。（古文字研究第三二、一、三三二頁中山王𠍯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母㚘（替）厥邦」（2289）

趙誠曰 㚘字所从之夫，「一高一低，一長一短，與並字不類，實為《說文》替字今作替。《說文》「替，廢，一偏下也」，前人注《說文》者，對於許慎此說，均未得確解。今見本銘替字之構形，方悟許慎所說之「廢」，乃解釋替字之義。《尚書·大誥》「不敢替上帝命」，孔傳：「不敢廢天

命」，即用此義。許慎所說之「一偏下」，乃解釋替字之形體。王筠《說文句讀》云：「一偏下者，一邊下也。一邊下，仍有一邊不下，如《曲禮》『立毋跛』注云：『偏任也。』疏云：『雙足並立，不得偏也』，與許意合。」此銘替字正作一長一短偏跛不齊之形。王筠未見古文，僅憑推理，能有如此精闢之論斷，可見其精深。同時也證明了《說文》之可貴。本銘替字有衰替、廢棄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九一二六〇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毋竝（替）厥邦」）(0287)

周法高曰：「朱褒說非，張趙說是，參本卷三〇二並字條。」

(0287)「毋 毋竝替 氒 厥邦」



鼠 冊業蓋（卅）

加藤常賢曰鼠  金文  篆文  石鼓遺編字考

字形說文曰

毛鼠也象髮在囟上及毛髮鼠鼠之形二上

以[image]為髮在囟上之形𠂔為毛髮鼠鼠之形以為由此二形構成也關於毛髮鼠鼠之意義沈濤說文古本考曰

毛髮鼠鼠乃毛鼠之義賊家言旌旗獵鼠即鼠鼠之假借鼠鼠乃毛髮顫動之皃

然皀之形乃契金文中常見之字葉玉森曰

丞象虫翼上有網膜當即古象形翼字（甲骨學文字篇第七）

乃翼之象形也是則此非毛髮巤巤之形也若以毛髮巤巤即如沈濤之言乃毛髮顫動之皃則囟上之巛當為顫動之形也則說文之解釋乃無視於此形之解釋也以此為翼之形而此形在囟上毛髮長而顫動之形之巛之中究表示何種意義於此檢說文羽字之說解曰

羽鳥之長毛也象形

關於此則有

長毛別於毛之細縟者（段注）

謂異於背上之毛腹下之毳也廣韻羽鳥翅也（說文句讀）

象形烱案鳥長尾者謂鳥之長毛也篆象兩翼未舒之形以為長毛專字（說文部首訂）

等說明則羽者兩翅之翼也指鳥毛中之長者也从兩羽之形

可視為意指鳥之翼翅之長毛也。而說文之以𦥑為毛巤之形，亦不誤也。然蓋不僅如此也。囟之形說文曰

此與籀文子字同

是也。籀文𡿺字乃置長毛之神頭于几上之形。故與為長毛之神魌頭之形也。蓋廟中置此種神魌頭于几上而祭祀也。

以囟為長毛之神魌頭之形為是。又以𦥑為鳥之翼翅之長毛，此兩者相合而成之巤字。蓋可以為乃將鳥之翼翅之長毛用作頭上之長毛之神魌頭也。其後則為戴長毛之神魌頭之意，更變為僅指人之長毛之意也。

說文有蛧蜽二字，又作魍魎，此為疊韻連言，與巤字說文之解毛巤為同語也。此蛧蜽魍魎謂乃山川之精物，又有美髮之稱，被認為乃在山林川澤之神也。余以為此說乃以鳥之長尾飾

頭之神魑。此一鼠字即其物也，即以為鼠字，乃蝄蜽魍魎之本字也。（漢字之起源九二三－九二四頁，林潔明譯）

𢘓 慮 或从心呂聲
中山王嚳鼎 〈2287〉

張政烺曰「忌从心呂聲，讀爲慮。（古文字研究第一二七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亾寠遽惕之忌慮」）

趙誠曰「忌字从呂从心，當爲慮之借字。這裏是憂慮的意思。」（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七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亡（無）寠愚（惕）之忌（慮）」）〈2287〉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六頁，古文字類編二〇八頁慮字下收中山王鼎，說文卷十下思部「慮，謀思也，从思，虍聲。」

〈2287〉「亾寠遽惕之忌慮」
〈2287〉「思諆忌慮 虐皆從」



心



師望鼎〈2289〉



中山王譽壺〈2286〉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六頁「心」字下收中山王壺、

參附錄上䇡字條于省吾說

〈2286〉「不貳其心」、〈2290〉「簹楿爾致朕心」、〈2476〉「克明又心」

〈2309〉「寡腹心子䇡厥納」〈2329〉「文考克明𠂤心」〈2349〉「剔則尚常

安永宕乃子𢦏心」〈2317〉「休宕𠂤厥心」



息

中山王嚳壺<0186>

張政烺曰：「息，休止。」（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五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亡有轄息」）<0186>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七頁、古文字類編一五一頁息字下均收中山王壺。說文卷十下心部：「息，喘也。从心，从自，自亦聲。相即切。」

<0186>「亡有轄息」

1374B 志

志 中山王嚳壺〈2086〉

「貫渴竭志盡忠」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〇七頁志字下收中山王壺銘文「貫渴竭志盡忠」

卷十下心部：志，意也，从心之聲，職吏切。

〈2086〉「貫渴竭志盡忠」

[a]

惪 享乳為德 命不具重 〈2833〉

中山王嚳鼎 〈2287〉 「寡人庸其惪」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惪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从直从心」

㥁古文。

參卷二皋德字條。

〈2285〉「是宦有純惪德遺訓」〈2286〉「隹惟惪德附民」〈2287〉「寡以不逆率居夷敬思順天惪德」〈2287〉「命論其惪德」〈2287〉「寡人庸其惪德」〈2287〉「以明其惪德」〈2287〉「惪德行盛旺」〈2287〉「先王之惪德」

a

[illegible] 應 不从心

古公布〈0548〉 雁字重見

[illegible] 應監甗

周法高曰參卷四0862雁字條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云〔國〕應〔爵〕侯〔姓〕姬〔始封〕武王子〔都〕今河南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有應城〔存滅〕僖二十四年見不知何年絕封地入周雅入秦史記赧王四十五年客謂周最以應為秦太后養地是也參陳槃譔異三三八頁又參本書卷四0862雁字條孫常敘說

忠 中山王譽壺(2286)

「余智知其忠誶信施也」

忠(2286)「余智知其忠誶信施也」(2286)「賈渴竭志盡忠」(2287)「有卒

忠臣賈」(2287)「非恁與忠」

念 1378

念 a

念 从今 父辛卣〈2706〉

念 或从心含聲 中山王嚳鼎〈2840〉

張政烺曰「念，从心，含聲。鼎銘以含為今，此即念字。《說文》：「念，常思也，从心，今聲」。（古文字研究第二、二 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鼎銘「於虖（嗚呼），念之哉」〈2840〉

〈2840〉「念之哉」〈2840〉「念之哉」〈6349〉「王唯念𢦏辟刺（烈）考甲公」

a

[glyph] 憲 不从心 說文从心从目 害省聲 余稿 伯憲盉 〈1981〉

[glyph] 〈2309〉 史牆盤

[glyph] 秦公鐘 〈2096〉 从心

加藤常賢曰 害 [glyph] [glyph] 金文 [glyph] 篆文

字形正確言之 金文之害字與說文之憲字並非一字也 金文乃从目从用(並為意符)用聲(聲符)之字 篆文則為从心(意符)害聲(聲符)之字

首先說明害字此字之義不見于古書 从字形則由目與宔覆蓋之帽(參攷害字條)與冒字同意也 頭上蒙覆而覆目之形也 恐為覓蓋之意也 廣雅釋器 幨謂之幰 蒼頡篇 張布帛于車上為幰 釋名釋車則作幰 幰憲也 所以禦熱 因此等証據可知憲為覆蓋之名 又說文軒字下解作曲輈之藩 車可知藩蔽謂

之軒也，因此以覆目之用曰ケン（軒之音）不誤也。書經顧命有率循大卞，卞之本字為覍，然大卞者，孔傳解為大法，朱駿聲謂大覍應是大憲之借字也（通訓定聲覍字下）。若知害為覆蓋頭之物之名，則知朱駿聲之說為是也。

字音許建切ケン，此音並非古音，從覍譌之字觀之，古音蓋為覍ケン也。此音所表示之意為覆也。

字義覆蓋頭之物之名也（漢字之起源一五五頁 林潔明譯）

唐蘭曰：害即憲，爾雅釋詁：憲，法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害憲聖成王）（2309）

戴家祥曰：「井人鐘『女汝害二聖趩𠭯處』，害為憲之省，白憲盉憲鼎多如此作。周書謚法解，博聞多能曰憲，字亦通顯。禮記中庸『憲憲令德』，大雅假樂作『顯顯令德』」（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二七頁墻盤銘文通釋『害憲聖成王』）〈2309〉

徐中舒曰：「害同憲。公布政令教令也。古代政教合一，政令教令皆公布之，是為憲。孫詒讓周禮正義，凡云憲者，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懸于門閭。荀子勸學『不道禮憲』，楊注『憲，標表也』。凡禁令欲眾共知，則書而表懸之。武王建國之初，有所未遑，至成王乃有公布之憲令，故稱之為憲聖。聖从耳，本為聽之本字，聽思聰，故聖可引申為聰明睿智的聖人」（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害聖成王』）〈2309〉

于省吾曰：唐蘭引《爾雅·釋詁》訓憲為法，并釋作「有法度的聰明的成王」。徐中舒謂：「政令教令皆公佈之，是為憲。」李學勤謂：「富即憲，《說文》敏也。與聖字義近。兩字均見《謚（應作「謚」）法》。」按以上諸說皆不足據。

富為憲之初文，秦公鐘（近年來寶雞縣出土）作憲，乃後起字。《詩·板》的「無然憲憲」，毛傳謂「憲憲猶欣欣也」。憲與欣雙聲（并屬「曉母三等」）。又元、諄通諧，故通用。《說文》：「欣，笑喜也，从欠斤聲。」又《說文》：「忻，闓（開）也，从心斤聲。」司馬法曰「善者忻民之善，閉民之惡。」段注訓為「忻謂心之開發」。《小爾雅·廣詁》訓闓為達。按開發與開達即開朗之義。欣乃忻的後起字，《說文》誤分為二字。晚周古鉩的「耋忎」，忎字作[illegible]，即古忻字。《詩·假樂》序謂「嘉成王也」。《假樂》的「顯顯令德」，齊詩作「憲憲令德」。憲憲應讀為忻忻，乃形

容閑朗之義。井人鐘的「妟憲憲聖趩」，應讀作「妟折折聖爽」。《書·多方》的「惟聖罔念作狂」，孔疏謂「聖者上智之名」；《詩·凱風》毛傳的「叡作聖」，孔疏謂「聖者通智之名」。師望鼎的「王用弗諲（忘）聖人之後」，王稱其先考為「聖人」，這和後世特殊尊稱的「聖人」，判然有別。《說文》訓爽為明，爽訓明典籍習見。井人鐘的「妟折折聖爽」，應訓為「妟閑朗聖智爽明」，這和𤼈鐘的「夙夕聖趩（爽）」，均以「聖爽」自稱相同。牆盤為龔王時器，較早于井人鐘。銘文的「憲聖成王」，應讀作「折聖成王」，這是以閑朗聖智頌揚成王。基于以上的論證，則妟人鐘的「折折聖爽」，乃本銘文「折聖」的演化語。（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一二頁牆盤銘文十二解「害聖成王」）

李學勤曰害即憲說文「憲敏也」與聖字義近而字均見諡法（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害聖

成王」〈2837〉

張政烺曰：「害，即憲字從文」，憲，敏也，从心、从目，害省聲。銘文所見皆不从心字，在此讀為宣（周厲王所監釋文」，害（憲）韋尊宇訏慕

謨遠猷」〈2840〉

〈2169〉「伯害父曰休」〈2840〉「害宣韋尊宇訏慕謨遠猷」〈2841〉「害㝬聖成王」〈2841〉「剌剌卲文公靜公害公不彖于上」

憼 中山王譽壺(02867)

張政烺曰：此銘敬有口旁，與古璽文同。憼讀為警，戒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一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以憼嗣王」）

周法高曰：說文卷三上言部：「警，戒也。从言从敬，敬亦聲。」居影切。卷十下心部：「憼，敬也。从心从敬，敬亦聲。」居影切。

(02867)「以憼嗣王」

13798

慈 中山王嚳壺 <9286>

「慈孝寰惠」

<9286> 「慈。孝寰惠」

慶 古伯簋〈12〉

九 秦公簋 高弘有慶 从鹿从文 有慶成語經傳常見之〈4382〉

陳公子中慶簠〈1〉

白川靜曰：據古餘論釋此句為佳口，又德寈齋釋作唯聃，又德从古，惟朕右德奇觚則釋作惟朕文德至，郭氏始有佳朕又慶之釋，然郭氏以佳為又，朕為賸，以為又賸又慶之義也。聞一多謂慶即慶，慶之古文也。句法與伯戔毀之「佳句萬年相同」云，即以此為祝禱之語……又慶之語亦見于秦公毀、秦公鐘，字作慶（金文通釋第一輯三二｜三三頁）大豐毀林潔明譯〈0317〉

參卷十之號朕字條孫稚雛說。

〈X235〉「王二年奠命韓……右庫工帀師鯀庆」（瑗）〈X248〉「元年奠命檣潘司寇芋庆，生庫工帀皮耴冶肩贠造」〈X249〉「二年奠命

櫥涵司錢等庆△生庫工帀伎耶冶胄鍍造戟戟來剩」<X250>「三年

奠鄭侖櫥涵司錢等庆△左庫工帀卻訢冶胄務造<X253>「六年奠侖

冤嚳司錢何口左庫工帀全倉庆△冶胄口造」<X254>「七年奠侖冤

嚳司錢吏陘左庫工帀全倉庆△冶胄務造」<X331>「厲有鬭司緇李

慶△癸發慶表」<X517>「敝陳公子中慶△自乍作匿匱薑」

惟[a]

惟 不从心通作[b] 以心从唯 隋庚固

参丹 任字重见〈〇一七〉唯 唐录文懈国青〈〇六三〉

<又98>「則謂惟乃先祖考」<又98>「余惟至厥先祖考」<又98>「今余惟

繙京」

懼

懼　中山王譽鼎「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复得」〈2089〉

〈5089〉「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复得」

㤅 中山王嚳壺〈2286〉 中山胤嗣𧊒盗壺〈2288〉

張政烺曰：《說文》：「㤅，惠也，从心，旡聲」。古書常假愛爲之（古文字研究第二二〇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㤅志愛深則堅實（人新親）」〈2286〉

張政烺曰：㤅，从心，欠聲，字書不見，疑讀爲坎。《爾雅·釋言》：「坎、律，銓也」，注：「《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參考郝懿行《爾雅義疏》）。（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五頁中山國胤嗣𧊒盗壺釋文」：箏（載）㤅（坎）百每（謀）」）〈2288〉

周法高曰：此字宋德熙、裘錫圭隸定作「㤅（愛）」，上一字讀爲「慈」，可通。以下二字屬下句讀。說文卷十下心部「㤅，惠也，从心，旡聲」。

㤅古文」烏代切段注八篇㱃食气不得息曰旡古文作旡此用古文爲聲也許君恵㤅字作此愛爲行皃」

〈2285〉「㦣㤅愛深則堅實」新親」

〈2286〉「絲㤅愛自每講」



慕 禹鼎 〈0678〉



史墻盤 〈2309〉



㝬盨 〈2292〉

唐蘭曰「慕通謨說文「謨議謀也」古文作暮古代从口與从心常通用哲一作悊可證」（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亟𢇛熙逗桓慕謨」）〈2309〉

李學勤曰「慕徐鍇說文解字繫傳「亦愛也」本銘這一句意思是敬謹和愛」（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 亟獄逗慕）〈2309〉

周法高曰「唐蘭釋「逗慕」爲「桓謨」唐蘭語譯爲「很大的謀劃」非是當釋慕爲愛」

(0287)「富且尊導守訏莫謨遠猷」(0309)「亘根獄熙逗桓莫謨」

⿰忄隶，或作悕。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𢘍從心，𣏍聲，𣏍從大，尾省聲。𣏍即《說文》希字，亦即殺之古文𣏍，𩰫之古文𣏍。悕依形音求之，當即⿰忄隶字。《說文》：「⿰忄隶，肆也。從心，隶聲」。桂馥《義證》：「方言肆欲為⿰忄隶」。（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〇一二三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至于今尔毋（毋）大而⿰忄隶

〈2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希古文用作殺字或蔡字，與肆字古音相近說文隸字古文作𨽸，注引尚書堯典「𨽸類于上帝」今本作「肆」（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中山王嚳鼎「尔毋（毋）大而悕（肆）」〈2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心部「𢘓肆也从心隶聲」他骨切又他內切 按此字當隸定作「㥩」讀為肆 說文通訓定聲「肆假借為恣 小爾雅廣言肆極也 左昭十二傳昔穆王欲肆其心……論語古之狂也肆 苞注極意敢言之也」

(6287)「尔毋大而㥩」

惄 从弔 王孫鐘 惄于威義 <0060>

王孫誥鐘

王子午鼎 <2469>

趙世綱、劉笑春曰：「恧即惄，同淑。說文：淑，清湛也，从水叔聲。詩經大雅桑柔：其何能淑。詩經魯頌泮水：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鄭箋：淑，善也，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惠于政德，惄于威義」<246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二二頁弔（淑）字下收王孫誥鐘，四一二頁惄字下收王子午鼎，今據補。」

<2469>「恧（淑）于威儀」

1390 𢘽

𢘽

悳 王孫鐘〈0060〉

中山王嚳鼎〈2287〉

悳〈2287〉

非悳與忠 又「越人修教備悳」句疑此字

朱德熙裘錫圭曰「悳字又見三五行「越人修教備悳」句疑此字从人得聲，兩處皆讀為信」。（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信，原作𢘽，又見下文「寧人敵𢘽備信」，按古文从口之字亦或从心。故知是信之異體」（古文字研究第二二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非信與忠」）〈2287〉

趙誠曰「悳，借為忠，音近而通。《廣雅·釋言》：「忠，耐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寧越人

斂脩 數数 備 恁（忎）〈2287〉

周法高曰「恁隸侵部，忎隸文部。韻部一收-m，一收-n。趙說非也。信隸真部收-n，與恁收-m不同。朱駿聲說亦非。按恁當讀為諶。說文卷三上言部「諶，誠諦也。从言甚聲。詩曰天難諶斯。是吟切」古音隸侵部。說文又云「誠，信也。从言成聲」。禮記郊特牲「幣必誠」，注「信也」。朱駿聲訓為信是也。趙誠讀「非恁與忎」之恁為侯，隸古音耕部收-ng，與恁收-m不同，不可從。」

趙誠曰「恁从壬聲，侯从仁聲（大徐改為从女信省，誤。見《校錄》、《段注》），音近可通。又《爾雅》以侯訓任、壬。徐灝曰：「任謂任事也。人有巧慧材能則能任事，故任訓為侯……謂侯為美也。」（見《說文解字注箋》第二十四卷）皆可證恁可釋為侯。即徐灝所說的「巧

「綦材能」（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七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

銘」非悊（佞）與忠）<2287>

<2287>「非悊與忠」

<2287>「寧越人飤修教備悊」

愚

1392A

愚

愚 中山王嚳鼎 〈2287〉

「事愚女如智」

〈2287〉

「事愚女如智」

𡰪 怠 中山 季怠戈一 〈0512〉 季怠戈二 〈0513〉

王嚳壺作𡰪〈0286〉 [illegible] 作[illegible] [illegible] 作紿

張政烺曰「怠荒與嚴敬義相對，《詩·商頌·殷武》：『不敢怠遑』，假遑為荒，鄭玄箋：『遑，暇也。不敢怠惰自暇於政事』，望文生義，未得其解。」（古文字研究第二一〇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嚴敬不敢怠荒」）〈0286〉

趙誠曰「𡰪為怠字之異構。金文㠯字作厶，或作台，可證。」（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七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中山壺「嚴敬不敢𡰪（怠）荒」）〈0286〉

裘錫圭曰「周王孫季（此字原似李字，可能未上的彎頭沒有鑄出來）[illegible]孔（此字子旁的上面一筆也沒有鑄出來）銘文中[illegible]從

心㠯聲。㠯即台字，辝從心辛聲，辛即辝字，台辝字通，這兩字可

以看作一字異體，可以釋作怡或怠（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三六頁湖北隨縣城郊發現春秋墓葬和銅器，季怠戈）〈2513〉

〈2286〉「嚴敬不敢怠荒」〈2512〉「周王孫季怠孔」〈2513〉「季辝怠

之用」

1393B

忽

忽 中山王嚳鼎 <2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後漢書文苑趙壹傳」乃今方遍而忽然」李賢注謂「死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2287>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中山王嚳鼎「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

<2287>「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

1394 [archaic character form, top right]

[archaic character form] 十

陳侯午錞〈5.1741〉

[archaic character form]

胤嗣好蚉壺〈2.1188〉

[archaic character form]

中山王 䜌壺〈6.2286〉

「廿一年奠命𢽤口司寇吳裕左庫工币吉忘冶𦇧」〈6.2286〉

「天子不忘其有勳」〈2.2293〉「毋忘尔邦」〈6.2286〉「日夜不忘」〈6.2287〉

忨 中山 又云「貫忨願笎從在

王譽壺〈2286〉 大夫从請靖鄢蒸彊疆〈2286〉」

張政烺曰：「《說文》：『忨，貪也，从心，元聲。』段玉裁注：『貪者，欲物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三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天不㚖數其有忨」〈2286〉

趙誠曰：「忨，借為願。忨从元聲，願从原聲。元、原古同韻，故得通假。《說文》「願，大頭也」。王紹蘭云：「左氏襄七年經鄭伯髡頑如會，公羊作髡原……願从原得聲，願頑聲近，故左氏作頑，公羊作原。原即願之省文。」（《說文段注訂補》第九卷）可證。「天不斁其佑願」，與毛公鼎「皇天亡斁，臨保我有周」意近。」（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四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中山壺「天不㚖（斁）其又（佑）忨（願）」〈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釋作「天不臭歎其又有忨（愿）」（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說文卷十下心部「忨，貪也。从心元聲。春秋傳曰：忨歲而愒日。五換切。」今左傳昭元年作「翫」。文選注「翫猶忨也；玩猶愛也」（說文詁林第四七三九頁引）。蓋互異說。壺銘又云「貫忨願定從在大夫以請（靖）郾（燕）彊（疆）」，張氏讀為願，則此處忨亦當讀為願（古文字字形表四〇九頁。古文字類編一五七頁愿字下，均收中山王壺）。

張政烺曰：忨，讀為願。（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八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貫忨願定從在大夫以請（靖）郾（燕）彊（疆）」〈0286〉

彊 彊

〈0285〉「天不臭歎其有忨」〈0286〉「貫忨願定從在大夫以請（靖）郾（燕）

1395A 惑

惑 中山王譽鼎

「猶粯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文287〉

〈文287〉「猶粯迷惑於子之而亡其邦」

忌

a 忌 邾公牼鐘〈00149〉

白川靜曰：說文：「忌，憎惡也。从心，己聲。」徐箋論其用義曰：「忌，常語為畏憚、為妬忌、為忌諱，又為怨。大雅瞻卬篇『維予胥忌』，毛傳：『忌，怨也。』管子大匡篇『諸侯加忌於君』，房注同。又借為語辭，如鄭風『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是也。」金文中用為慎戒之意，如叔夷鐘「余既專乃心，女小心愄忌，女不彖夙夜，宦執而政事」、陳財設「龔寅鬼神，褱觀愄忌」。字又或作諅，𬃷鎛「余彌心畏諅，余四事是以」，諅，言部上二作「誋，誡也。」金文之忌，其初文也。皆為慎德之意，而非憎惡忌憚之事。其用義恐以為字之初義，徐箋所引，其引伸之義也。（說文新義卷十下二二一。）

頁林潔明譯

怒 或从心女聲 亂嗣舒蛮 ⟨2288⟩

壺「佳（惟）司馬賈訢諮戰忞（怒）」

參卷十二甚戰字條張政烺說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心部「怒，恚也。从心，奴聲。乃故切。」古文字字形表四一五頁怒字下收彭盈壺及三體石經無逸忞

⟨2288⟩「佳（惟）司馬賈訢諮戰忞（怒）」

㤞

快　兆域圖　「㤞殃遊連子孫」〈文289〉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下心部：快，不服懟也，从心央聲，於亮切。卷四下歺部：殃，咎也，从歺央聲，於良切。㤞在兆域圖中，朱德熙、裘錫圭讀為殃，是也。古文字字形表四一五頁快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今據補。」

徐中舒、伍仕謙曰：「㤞，从央聲，當讀為殃。漢印靳未央之央作𡘾，與此形同。」（中國史研究九四一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

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㤞（殃）遄（幾）子孫」〈文289〉

〈文289〉「㤞殃遊連子孫」



1396c

慐·胤嗣
𡨦盗壺〈2288〉

張政烺曰《說文》「慐，愁也。从心頁」。經籍通用憂字。（古文字研究第一三六頁中山國胤嗣𡨦盗壺釋文「以慐憂𠦪厥民之隹罹不𠊊（辜）」〈2288〉

〈2289〉「以慐憂𠦪厥民之隹罹不𠊊辜」

1396D 憚

憚 中山

王嚳鼎 <2287>

張政烺曰《大戴禮記·曾子立事》:「君子終身守此憚憚」,注:「憚憚,憂惶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憚憚懞

懞 <2287>

<2287> 「憚、憚、懞、懞」

恐 古文作𢖶

中山王嚳鼎〈2287〉

張政烺曰《說文》「恐，懼也。𢖶，古文」。《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𢖶恐隕社稷稷之光」〈2287〉

〈2287〉「𢖶，恐。隕社稷稷之光」

1396F

忍 中山王嚳壺 <X286>

「則臣不忍見施也」

<X286>「則臣不忍見施也」

3311 2850 (10-1396F)

㥯 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壺（2802）

中山王嚳鼎（2840）

朱德熙、裘錫圭曰：方壺銘和鼎銘裏都有㥯字（以下用~號代替），

方壺銘十一行：余知其忠謞（信）也，而讘（專）任之邦，是以遊夕

飲食，寧有~𢠸。

鼎銘二十一行：是以寡人匡任之邦，而去之遊，無~𢠸之慮。

~字从𦥑，過去我們在研究燕國官印裏習見的𦥑呈二字時，

曾據邵鐘和壬午劍「虞」字的寫法推斷「𦥑」是「虞」字的簡化（平山

器的~字應釋為「㥯」字，从「虞」得聲，應該是廣韻魚韻強魚切下

「訓為怯也」的「懅」字的異體，「懅」與「遽」通，廣雅釋詁二「遽，懼也」。平山

器「㥯」字兩見，都跟「𢠸」字連用，「㥯惕」當讀為「遽惕」，楚辭大招「魂兮

歸來不遽惕只」。（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三頁平山中山

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注一：戰國文字研究，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八三頁。

注二：戰國璽印文字中有寒字，看古璽文字徵附二六上。

張政烺曰：「寒，原作[illegible]，今據朱德熙裘錫圭《戰國文字研究》當釋廙（見《考古學報》一九七二年第一期八三頁），則此字當是从心，廙聲，乃懅之異體。懅字見《後漢書·王霸傳》《玉篇》《刊謬補缺切韻》（故宮舊藏，唐蘭寫印本）、《廣韻》、《集韻》、《類篇》等書，有平聲去聲，讀平訓怯，去訓懼，古書中多以遽為之。」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

〈2285〉

「[illegible]閔」有寒遽惕」〈2286〉

「[illegible]字有寒遽惕」〈2287〉「」寒遽惕之忌意」

3313 2853 (10-1397A)

懞 从心業聲。說文所無。

中山王嚳鼎〈9287〉

張政烺曰：《毛詩·大雅·雲漢》「兢兢業業」，傳：「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九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9287〉「憚憚懞懞」

〈9287〉「憚憚懞。懞」

隱 从心㥯聲說文所無

胤嗣好蚉壺 (x288)

張政烺曰：隱，从心，㥯声，字書不見，㥯與差音近，疑讀為差。逸讀為軼。這句是說差不多趕過了先王。先王是指王嚳的先王。（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三頁中山國胤嗣好蚉壺釋文「隱（差）逸先王」）(x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為「隱逸（佚）先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x288)「隱差逸先王」

1397D 忍

𦛗 忍

說文所無，鄂君啟節舟節「大攻尹脽邑以王命=集尹、忍糌」〈82〉

郭沫若曰「集尹……官名……當以官名下之一二字為人名。無可考。」〈文史論集三三六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82〉

〈82〉〈83〉「大攻尹脽邑以王命=集尹、忍糌」

書

㫚 說文所無

班毁「𢑴㫚昧天令」〈大6〉

周法高曰說文卷七上日部「昧爽旦明也。从日未聲。一日闇也。」

經典通作昧訓暗。班毁作㫚。乃从心未聲。訓闇。

〈大6〉

「𢑴㫚昧天令」

𢙲

1397F



𢙲 說文所無

秦公鐘〈2476〉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一六○頁收此字並云「說文無見韻覽 心部：𢙲，古點 貌」〈2476〉

「𢙲，音𢙲，鉠鉠雝雝」